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其他：學術交流）

**參加 章黃學術思想研討會暨陸宗達先生
誕辰 110 週年紀念會及陳新雄先生逝世
三週年紀念會**

服務機關：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姓名職稱：林葉連 教授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

報告日期：104/10/27

出國時間：104/08/20—104/08/27

摘 要

章太炎、黃季剛先生被譽為廿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兩位漢學家，其三大門生－林尹、高明、潘重規來臺講學，並且成立多所大學的中文系所，可謂桃李滿天下。

黃季剛先生的弟子已故陸宗達教授，為北京師範大學著名教授，今年適逢其誕辰 110 年紀念，此次第一個研討會即為此而開。至於第二個研討會，則是為了已故臺灣師大陳新雄教授逝世三週年而開，陳教授是高、林、潘三位大師的弟子。

北京師大對於整個大陸的師資培養教育深具影響力，陸宗達教授的大弟子王寧教授主持文字、聲韻、訓詁學的研究和發展。陳新雄教授則因為生前曾獲邀在北京師大及北京清大講學，其古音學與北京大學王力教授齊名，為兩岸學界景仰的大師。此次會議，為章、黃之學的延續和發展奠立穩固的基石，日後將對國學的維護奉獻更多心力。

目 次

一、目的	1
二、過程	1
三、心得	2
四、建議	3
五、附錄	3
六、附件	5

一、目的

應邀前往北京師範大學參加兩個會議：一、章黃學術思想研討會暨陸宗達先生誕辰 110 年紀念會。二、陳新雄先生逝世三週年紀念會。以研討並弘揚傳統漢學為主要目的。

二、過程

- (一)、8 月 24 日、25 日先舉行「章黃學術思想研討會暨陸宗達先生誕辰 110 周年紀念會」。主辦單位是：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及北京師範章黃學術思想研究中心。
- (二)、24 日上午，全體與會人員在英東學術會堂開會，由李國英教授主持，發言人：劉川生、過常寶、黃德寬、王寧。這些都是八十歲左右的教授，過去與太炎、季剛先生頗有往來，提供許多書本上所未見的相關資料，彌足珍貴。
- (三)、24 日下午有 2 場，在京師學堂京師廳舉行，是一個可容納全體人員的大場地。主持人分別是劉利與張萬彬，黃易青與楊寶忠。論文多以文字、聲韻、訓詁為主。黨懷英、杜敏：〈積厚流廣，啟後開新——陸王對章黃之學的繼承與發展〉，華學誠：〈傳承光大章黃，推進學術發展——試論陸宗達王寧先生對當代訓詁學的主要貢獻〉，馮勝利：〈文獻語言學——陸宗達先生秉承的章黃學術精華〉，李國英：〈漢字構形學——王寧先生對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繼承和發展〉以上四篇，標示了北京師範大學是近幾年大陸地區教育當局所倚重的相關研究單位，黃季剛、陸宗達，以至目前的王寧教授，都努力將文字、聲韻、訓詁之學更科學化地建構起來，然後推廣至此一理論推廣至全國各地。對於許慎《說文》等文字之學，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詮釋。「獨體為文，合體為字」即是顯著的例子。
- (四)、8 月 25 日上午開始，每場皆分為五個分會場同時舉行。黃易青：〈章太炎《成均圖》交紐轉的文獻證明和語音學原理——盍泰之轉及其推闡，兼論古去聲來源及諧聲來源的多樣性〉，將過去林語堂等人所言「無所不通，無所不轉」的《成均圖》理論加以落實和活用。
- (五)、會中有某位老教授主張文字必須統一成為簡體字，並且表示：文字的不統一，是造成政治分立的禍源之一。本人發言表明正體字的長處：1、代表從古至今一路下來的正統字體。2、現在是電腦打字時代，正體字的輸入，以嘸蝦米輸入法，每分鐘可達 209 字，一點都不遜色。3、正體字因為字與字之間的筆劃數差異大，容易透過眼睛快速作區別。因此，每次正體字、簡體字的速讀比賽，正體字都會贏。
- (六)、本人發表〈《黃侃中記》中季剛先生及其女婿潘石禪的相處事例研究〉一文，得到大陸老學者們的高度興趣，他們覺得許多親切的過去場景重新浮現。有人是潘重規先生在四川大學、安徽大學時期的學生。有人談論《黃侃日記》不同版本的優缺點所在。
- (七)、「陳新雄先生逝世三週年紀念會」在 8 月 26 日舉行，師母葉詠俐特地從美國飛來參加會議。臺灣地區，如吳璵、莊雅州、司仲敖、李添富、許學仁、楊素姿、王珮翎……等，都是陳師的朋友、門生、再傳弟子，到此發表論文，向陳師獻上無比的敬意。
- (八)、本人在這場會議發表〈《黃侃日記》中季剛先生的生活方式與健康狀況的關聯性〉，試圖為太炎先生所送季剛五十歲生日禮物：「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裁好著書」的「絕命書」賀禮以致季剛先生五十而去世稍作解套。會後得到李葆嘉教授的給

予的回響，並提供一些《黃侃日記》中所未記的季剛故事。

- (九)、8月26日下午15:30—16:50，在京師學堂第七會議室，第三場會議，由本人和齊元濤共同主持，彼此默契頗佳，點評由本人擔任，過程順利。

三、心得

- (一)、以往某些學者總是用《文始》學派來批評章黃之學，說他們死守《說文》而已。但經由陳雙新、韓貴強的研究，章太炎先生早年從懷疑甲骨文，到後來轉而完全相信，並且從事具體的研究工作。黃季剛先生曾多次寫信託陸宗達等人購買甲金文類的書籍，而且花許多時間精力從事翻閱、摹抄金甲文。見於載錄者，季剛先生的甲金文書籍計達六十七種之多。其文字之學以鞏固《說文》為主，然後以甲骨、金文等出土資料為旁證，方法非常合理、正確。
- (二)、季剛先生的文字、聲韻、訓詁著作，主要見於《黃侃論學雜著》、《黃侃手批說文解字》、《說文箋識四種》、《聲韻通例》、《與人論治小學書》、《廣韻校錄》、《量守廬群書箋識》、《日知錄校記及序》、《文字聲韻訓詁筆記》。曾云：《爾雅》解釋群經之義，無此則不能明一切訓詁。《說文》解釋文字之源，無此則不能得文字之由來。
- (三)、章太炎先生曾總結治學的幾個方面：1、審名實。2、重佐證。3、戒妄牽。4、守凡例。5、斷情感。6、汰華辭。季剛先生說：「治小學之法，綜而言之，約有三端：一、事必剖解精密。二、一義必反復推求。三、一例必輾轉旁通。
- (四)、章太炎先生在《齊物論釋》中強調〈齊物論〉的平等，「非世俗所謂平等」，而是「一」，是「道」、是「理」。做為「至道」的「一」包含差異性，因而能使「物暢其性」，而不是因為差異而相爭。
- (五)、章太炎先生的學術核心，可參見其評毛奇齡之言。
- (六)、季剛先生《文字學筆記·略論字體變異之條例及字體變遷》分變異條例為六，前四種書法變異、筆畫變異、傍音變異、全體變異都屬於「音義相讎」的用字異體範疇。第五種「聲轉韻轉變異」指的就是方言音轉字。第六類文字變異，指「就一字而推變數字，其大致不變者也。就一義而多立異名，其本始不變者也。」
- (七)、黃季剛先生「變異」、「孳乳」音義關係以意義為決定要素，這與其一再強調的以聲音為文字訓詁貫穿的觀點似乎相違背。聲音貫穿文字訓詁觀點根植於聲、義、形的發生順序。「三者之中，又以聲為最先，義次之，形為最後。」「夫文字屬至四萬有餘，而不出聲音四百之外。以有限之音馭繁多之文字，是則必相聯貫而有系統可尋。故吾國文字，音近者，義往往相近，由聲音為維系語言文字之重要資料也。」
- (八)、陳新雄先生所倡議及主導下，教育部所編《異體字字典》，引用字書62種，參考文獻1242種，收錄正字29892字，異體字76338字，全書總計106230字，不僅是一部大型的中文字形彙典，更是大型的漢字字形資料庫。啟用以來，點閱人次已超過三千萬人次。
- (九)、臺北大學司仲敖教授發表：〈由伯元師的「方法為治學致知之起點」淺論錢大昕的治學方法〉一文，是受到陳新雄教授方法論的啟發而撰寫。篇中對於錢大昕的治學方法提出以下要點：(一)、小學通經，訓詁立本。(二)、博學為先，實事求是。(三)、聚書勘實，力求考證。(四)、著重義例，旁求貫通。(五)、隨時劄記，儲存資料。(六)、多方歸納，小心求證。

四、建議

- (一)、章、黃之學傳播甚廣，臺灣地區幾乎六成以上的中文系教師都是章、黃的傳人。
建議臺灣教育當局能重視章、黃學術，並多支持相關學術活動。
- (二)、國學教育牽涉到民族精神和立國根基，希望能日益強化和弘揚。

五、附錄



北京師範大學校門



北京師大—京師大廈



北京師大——京師學堂



章黃會議——開幕前之寒暄



章黃學術會議——大會報告



章黃會議——宣讀論文



陳新雄紀念會——獻詩



章黃學術研討會——團體大合照



陳新雄先生逝世三週年紀念會——團體合照

六、附件：（本人共發表論文 2 篇）

第一篇全文：

《黃侃日記》中季剛先生及其女婿潘石禪的相處事例研究

林葉連¹

摘 要：

黃季剛先生有林尹（景伊）、高明（仲華）、潘重規（石禪）等三大弟子到臺灣作育國學人才，據保守估計，臺灣幾乎有六成以上的大學中文系教師都是他們三位的徒子徒孫。此三位國學大師皆出現在《黃侃日記》中，尤其是潘石禪先生出現次數為尤多。

潘石禪一開始就因為試卷優異而被季剛先生讚賞，接著不斷地得到季剛先生厚愛和栽培，後來和季剛先生的大女黃念容結婚。本篇以分析《黃侃日記》的內容為主，將其中所記載季剛與石禪兩先生的相關事例整理出來，以石禪先生一方為分期基準，分為「初入師門時期」、「從提親到訂婚時期」、「新婚時期」、「住鄂時期」、「任教中央大學時期」等五期。特別關注他們師生之間在各時期有哪些互動和互助？買了哪些書？溝通了哪些理念？以及後來潘石禪先生在治學道路上做了怎樣的呼應和延續，並取得哪些豐碩的成果？

關鍵字：黃侃、黃季剛、潘重規、潘石禪

¹ 本篇作者現任臺灣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教授。

前言

黃侃（1886.4.3—1935.10.8）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清朝四川按察史黃雲鵠之子。初名喬鼎，入學後更名喬馨，最後改為侃，字季剛，又字季子，晚年室名量守廬，自號量守居士，湖北省蘄春縣人。1886年4月3日（農曆2月29日）生於成都。1905年留學日本，在東京師事章太炎，受小學、經學，為章氏門下大弟子。1914年起，歷任北京大學、武昌中華大學、武昌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等校教授。其聲韻學綜合顧、江、戴、段、王、孔及太炎之說，復稽之錢大昕、劉逢祿、鄒漢勛、陳澧所論，定古聲為十九紐，古韻為二十八部。人稱他與章太炎、劉師培為「國學大師」，稱他與章太炎為「乾嘉以來小學的集大成者」、「傳統語言文字學的承前啟後人」。二十世紀有不少著名學者皆出其門下，如楊伯峻、程千帆、潘重規、林尹、高明、陸宗達、殷孟倫、劉躋、黃焯（為其姪兒）等。

潘重規（1907.2.14—2003.4.24）本名崇奎，小名夢祥，號石禪，安徽婺源人。季剛先生攜以拜見太炎先生，太炎先生為易名重規，以比美唐之李百藥²，季剛先生遂為易字襲善。

潘重規先生為季剛先生於中央大學時所傳授的學生，與季剛先生大女念容結婚後，初任教武漢湖北高中，繼而奉季剛先生之命，返母校中央大學中文系擔任助教。抗戰軍興，流離入蜀。改任東北大學副教授³，四川大學教授、系主任。勝利後，任教上海暨南大學，安慶安徽大學。遷居臺灣，任教於省立臺灣師範學院（即今國立臺灣師大）。曾赴新加坡，任教南洋大學。其後赴香港，擔任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教授、文學院院長，1973年秋，任巴黎第七大學客座教授。次年返臺，任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教授、所長，及東吳大學研究教授。

潘重規先生曾榮獲法國法蘭西學術院漢學茹蓮獎，法國科學院敦煌學研究會聘為名譽會員。1992年敦煌研究院由院長段文杰先生頒贈該院榮譽院士，1995年行政院特頒中華文化獎。2000年，大陸頒給敦煌文物保護研究貢獻獎。先生學術之宏偉，精深博大，為舉世所景仰。

潘重規是《黃侃日記》中，和旭初同列出現率極高的人物之一。潘先生被記在《黃侃日記》中，總共有：潘崇奎⁴、潘重奎⁵、潘石禪⁶、潘生⁷、襲善⁸、潘重規⁹、潘氏¹⁰、女婿¹¹、婿¹²、潘婿¹³、潘倩¹⁴、潘子¹⁵等十二種稱呼。本篇以《黃侃日記》為主要範圍，探

² 李百藥，字重規，唐朝史學家，是《北齊書》的作者。

³ 抗戰期間，東北大學內遷到四川省三台縣辦學。抗戰勝利後，東北大學遷回瀋陽。

⁴ 《黃季剛日記》（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頁350。七月十六日（洋八月三十日）：「潘崇奎來。」

⁵ 《黃季剛日記》，1928年12月1日：「潘重奎來，久談。」（頁398）。「重奎」應是「崇奎」之誤。

⁶ 《黃季剛日記》，頁354。7月26日（國曆9月9日）：「潘石禪來，示以宋拓《皇甫碑》……今日以此事為最樂。」

⁷ 《黃季剛日記》，頁514。1月20日（國曆3月1日）：「令潘生借《三劉文集》。」

⁸ 《黃季剛日記》，頁597。12月18日，（國曆1月17日）：「屬襲善持錢償保文堂、天一書局兩處書債，且購《補華嚴懸談》。」

⁹ 《黃季剛日記》，頁599。12月30日，（國曆1月29日）：「成詩一首贈襲善：〈乙巳除夕對酒贈潘重規，用後山贈少章韻〉。」

¹⁰ 《黃季剛日記》，頁644。閏6月6日（國曆7月31日）：「晡至潘氏一坐。」

¹¹ 《黃季剛日記》，頁644。閏6月6日（國曆7月31日）：「暮與老姊及妻子、女婿食加非館。」

¹² 《黃季剛日記》，頁1061。5月12日（國曆7月12日）：「夜月佳，與子、婿、女等步上豁蒙樓啜銘，

討黃、潘兩位大師的結識、互動，以及傳承和發揚



黃季剛先生照片



潘石禪先生早年照片



潘石禪先生晚年照片

一、黃、潘相處的階段分期

(一) 第一期：初入師門時期

此期是從 1928 年 5 月 10 日（國曆 6 月 27 日¹⁶）批閱試卷起，至 1929 年 10 月 28 日（國曆 11 月 28 日）太希點到未訂婚的話題為止。亦即《黃侃日記》¹⁷頁 309 至頁 584 之間。

1928 年 5 月 10 日（國曆 6 月 27 日），黃季剛先生在中央大學任教，首先將潘生石禪寫入日記，寫道：「校中送試卷來，潘崇奎甚可成就。」（頁 309）。到了 5 月 15 日（國曆 7 月 2 日），季剛先生又在《日記》寫道：「潘生崇奎（號石禪，贛縣人，年廿一）來謁，貽予荷露一瓶，彼從後湖親挹取者也。與之久談，才極秀穎，貌亦溫厚，可愛可愛。口占七言律一首，書石禪扇上。」（頁 314）。由此可知，季剛先生對於門人潘石禪產生好感，是非常迅速而直覺的。

此後，師生二人有頻繁的互動，包括學術方面和生活方面。潘石禪除了自身勤奮向學之外，也能成為季剛先生的得力助手。

這一期的生活互動是多樣性的，《日記》有時是簡單的幾個字：「石禪來見。」（頁 477）。「訪潘生。」（頁 532）。「夜雨，旭初、石禪來談。」（頁 546）。「與潘生久談，乃送之出。」（頁 548）。「晚，石禪、旭初、辟疆來談。」（頁 556）。「薄暮偕石禪及田往視念惠墓。荒草羅生，幾不可辨，良久始得之。予看墳人以六角，令其培土。」（頁 556）。可見，有時是門人潘生來訪，有時是季剛造訪門人潘生。沒記載所談內容，但有見面就有溝通，也傳達了關懷。潘生也偶爾陪同長輩，如旭初、辟疆先生一起造訪季剛先生。也曾陪同季剛先生前往巡視已故的女兒黃念惠的墳墓，這樣的情誼已是近乎家庭成員的形態了，若不是特別關照的人，怎會如此參與呢？

久坐乃返。」

¹³ 《黃季剛日記》，頁 699。5 月 9 日（國曆 7 月 24 號）：「與潘婿書。」

¹⁴ 《黃季剛日記》，頁 901。7 月 2 日（國曆 8 月 22 號）：「昨得潘倩書。」

¹⁵ 《黃季剛日記》，頁 1035。1 月 13 日（國曆 2 月 16 日）：「潘子生日，載酒來飲，景伊亦至。」

¹⁶ 「國曆」為現在通稱，而《黃侃日記》中，有時寫「西曆」，有時寫「洋曆」或「洋」，有時寫「彼曆」（如頁 934）。因不致誤會，簡化無妨，故此文一概寫成「國曆」。此外「夏曆」為黃焯先生常用，「農曆」為本篇筆者常用，季剛先生大致上皆不標誌這兩個語詞。

¹⁷ 《黃侃日記》（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 8 月出版）。本篇標示眾多頁碼，省略書名，即指此書頁碼。

這期當中，還有多次一起進食的記載：「潘生在此晚飯，飯後久談。」(頁 541)。「周太夫人忌日，設祭。夜邀潘生來飯。」(頁 542)。「石禪邀食於加非館。」(頁 547)。「暮與焯及田及石禪飲於嶺南樓，始食蠚。」(頁 561)。「夜與石禪飲於農家味。」(頁 567)。「夜偕石禪、焯、田飲于奇望街福祿林，酒罷步至文德橋，裴回良久而返。」(頁 567)。

季剛先生對於金錢花用向來慷慨大方，留客人在家裡用飯是極為常見的，通常都有僱人在家中燒飯做菜。他曾在 1924 年 12 月 26 日(國曆 1925 年 1 月 20)《日記》寫道：「晡出購度歲諸食用物，費錢五十餘千，亦云侈矣。」(頁 263)。這是指年貨採買十分大方。又在 1928 年 4 月 10 日(國曆 5 月 28 日)《日記》說：「吾家人皆出身貧窶，而用錢皆模擬富人，蓋寄生已久，但覺滿地錢流，用之不竭也。」(頁 285)。這樣的習性或許與季剛先生小時候生活在官宦家庭，耳濡目染之下，貴氣的生活早已成習。加上季剛對於過世的家人，祭祀從不馬虎，常遇祭拜之事，當日就會找人來一起用餐，這是「聚餽」的古禮。因此，門人潘生在季剛家用飯的機會可不少。偶爾也會由學生請老師出外用餐，以表感恩之意。

日記中更有不少偕同出遊、購物的記載：「挈潘生游後湖，曛黑乃歸。」(頁 540)。「游湖返，潘生邀食。」(頁 542)。「潘生邀予及田至王公井觀影戲。」(頁 544)。「邀潘生游焦山。」(頁 545)。「七時登車，九時許至下關，得汽車還寓，潘石禪別去。¹⁸」(頁 545)。「偕至土橋東，久立池橋上玩月。……相與以無言賞之。」(頁 549)。「偕石禪、念田出，將步月，至古林，改赴後湖，……掠老洲至長洲登岸歸，此夜風物，又勝前夜。」(頁 550)。「夜偕石禪、念田出買酒，仍至湖上泛舟，攝月景，人定乃歸。」(頁 550)。「偕石禪挈容兒、田、祥三兒，乘汽車如湯山，以酷暑思浴溫泉也。」(頁 551)。「邀石禪出，為看宅，已定，遂登雞鳴寺樓久坐，還飯加非館，飲甚暢。」(頁 555)。「石禪、子明來共夕食，遂偕游雞鳴寺。月色甚佳……。步歸，人已定矣。」(頁 556)。「臥至暮，挈焯及田邀石禪步至豁蒙樓，啜茗看山，頗有清趣，口占一詩示子侄門人。」(頁 564)。「飯後，旭初、曉湘、辟疆、瞿安來，遂偕游後湖，攜酒蠚以往(石禪、念田及辟疆之子越、佑從)，憩洲山茶社。」(頁 566)。「石禪來，同出(焯、田從)，步自雞鳴寺、北極閣之間小山道，繞雞籠山一市而還。」(頁 567)。「夜與石禪、焯、田步至梅庵望月，還遇旭初，約明日為焦山之游。」(頁 570)。「旭初來午飯，飯後遂偕之與石禪、焯、田、祥、慈出游。……邀曉湘至農場看菊……至教育館晚飯。」(頁 578)。「午後旭初、曉湘、石禪均集，遂偕焯、田出游。先至大鐘亭……覓車傍覆舟山而歸。」(頁 579)。

季剛先生的門人不少，但總是挑潘生一起出遊，其寵愛和關懷自是不言可喻。出游的益處頗多，例如：增進情誼、運動健身、排憂解悶、觀賞風景……。季剛先生與家人、門人出遊，屢屢有酒助興，並且寫詩作文以為紀念。整個遊賞的過程，季剛先生寫來頗為用心，因此常有美文佳作。(詳後)

(二) 第二期：從提親到訂婚

此期從 1929 年 10 月 28 日(國曆 11 月 28 日)太希點到提親話題起，至 1930 年 6 月 17 日(國曆 7 月 12 日)結婚之前一日止。亦即《黃侃日記》頁 584 至頁 640 之間。

據《黃侃日記》所述，1929 年 10 月 27 日(國曆 11 月 27 日)「太希來贈酒四瓶，留宿于此。」(頁 584)。次日，「夕約太希飯，飯時忽言及石禪未訂婚，未寤其旨，不便酬對。」(頁 584)。這是門人潘生的舅舅劉太希先生對季剛先生說了試探的話語，因為沒有講明，季剛先生因此不好接話。但從這個試探性的話語開始，直到 1930 年 6 月 18 日(國

¹⁸ 焦山之遊總計三日。

曆7月13日)二時,「石禪以汽車鼓樂來親迎長女。」(頁640)為止的一段時間,為第二階段——訂婚期。在這期間,經歷了1930年1月14日,季剛先生為大女許婚,15日禮媒;而後與「準女婿」潘生相處的一段日子。

1、改名易字

1929年11月27日(國曆12月27日):「午後,雨中偕旭初、石禪赴滬,祝太炎師六十二生日,夜半到,冒雨投宿上海新旅社。」(頁591)

1929年12月3日(國曆1930年1月2日):「石禪,余為易字襲善,以太炎師為取名重規也。」(頁591)

為了太炎先生六十二歲生日,季剛、旭初兩位先生帶著學生潘崇奎(字石禪)前去慶祝。認識之後,太炎先生建議將潘崇奎改名潘重規,因為唐朝李百藥,字重規,是知名的史學家。季剛先生就進一步改了他的字,從石禪改為襲善。¹⁹

至於1930年9月22日(國曆11月12日)《黃侃日記》:「為孟倫書楹帖曰:『驚馬勤十駕,尸鳩結一心。』師贈潘重規語也。」(頁664)不知太炎先生贈語給潘重規的時間和場合,是否正是他們三人前去慶生這一趟。

2、訂婚儀式

1930年1月14日(國曆2月12日)「午後三時許,王伯沆世兄來為門人婺源潘生(崇奎易名重規,字石禪,易字襲善。)作媒,求予長女念容為室。潘生勤學能文,覃思經術,可望傳業,且溫恭有德量,此良姻也,因即允之。」(頁604)

1月15日(國曆2月13日)「辟疆下晡來,予延之為媒,循俗男女家各延一媒也。晚,石禪延伯沆、辟疆、小石于中國酒店,禮媒也。挈念田往,太希主席。太希,石禪母舅,宜為主人。」(頁604)

1月22日(國曆2月20日)「是日為長女念容受潘氏之聘。寓中,兩媒(王伯沆、汪辟疆)來,送來潘宅庚書,潘宅聘儀兩擡合隨至。告先,後請辟疆書長女庚帖與潘氏。赴大中華樓,設席款媒及賀客,凡兩席,食罷,諸人復至寓瀾茗清談,至暮復出,行北極閣下,仍至大中華樓。潘氏款媒延客,予亦與坐,可謂脫略。」(頁606)

男方請王伯沆於1月14日前來作媒提親,季剛先生立刻答應嫁女給門人潘生,是因為潘生:「勤學能文,覃思經術,可望傳業,且溫恭有德量。」對於課業學習、人品道德都給予高度的肯定,也顯示季剛先生精準的眼光。1月15日,季剛先生請汪辟疆擔任女方媒人。並且在中國酒店禮媒用餐,太希因為是石禪的舅舅,是當然的主人。1月22日,由王伯沆送來男方的生辰庚書,還有聘禮。在女方行祭拜祖先的儀式,然後由汪辟疆書寫念容的生辰庚帖,交給男方,合男女兩位主角的八字。隨後前往大中華樓,席開兩桌,以款待媒人及賀客,在簡易中實踐了帶有古典氣氛的訂婚之禮。

黃念容,是季剛先生和王鼎丞的女兒王采蘅所生的長女²⁰,1904年生。1922年2月19日(農曆1月23日),《黃侃日記》:「與容兒談家事及誨以保身成人之道,至四時乃眠。」(頁115)。2月20日:「夜,容兒以所作日記示予乃去,此兒志趣頗高潔。」(頁117)。季剛先生擇婿之種種用心,足見其對大女的關照與愛護可謂深刻入微。

¹⁹ 從改名字之日起,《黃侃日記》就開始用「襲善」稱呼潘生,但沒過多久,又大多使用「石禪」稱呼,只有偶爾寫「襲善」。潘先生日後來臺灣任教,就定調為:名重規,字石禪。

²⁰ 季剛先生於1903年與王采蘅夫人結婚,1904年生長女念容。1916年,王采蘅夫人去世。

3、過訪或輔導紀錄

1930 年 1 月 4 日（國曆 2 月 2 日）「夜與襲善談。」（頁 602）

2 月 23 日（國曆 3 月 22 日）「昨石禪得太希信云，贛州有警，致憂悶，力慰藉之。」（頁 611）

3 月 15 日（國曆 4 月 13 日）「大雨中以馬車偕石禪、焯、田，赴長洲何魁垣寓居。……魁垣今日所延之賓為法人馬古烈（有號曰宣波）。馬為伯希和弟子，年甫二十七，能通數國文字，于吾國學亦多有研討。」（頁 617）

5 月 22 日（國曆 6 月 18 日）「夜攜兩兒至石禪處略坐。」（頁 636）

5 月 24 日（國曆 6 月 20 日）「石禪之叔述鈞自南昌來寧見訪，留宿。」（頁 636）

3 月 15 日與伯希和的弟子馬古烈會面，這想必與日後潘先生成為敦煌學專家有密切關係，因為後來潘先生離開大陸之後，先後執教於新加坡、香港、臺灣等幾所大學，總在寒、暑假期間，親自到相關國家探尋敦煌學資料，積極深入研究，成績斐然。晚年有詩寫道：「微茫孔思與周情，入海遺編照眼明。錫我頭銜新署印，敦煌石窟寫經生。」²¹

4、一起進食的紀錄

「夕食加非館，石禪為主人。」（頁 584）。「午，張、施、潘三子邀予及旭初食于中國酒店，……還時大雪，以摩托車行。」（頁 598）。「太希來自滬，邀之食于蜀峽館，川菜頗佳，襲善、念田從。」（頁 604）。「夕食加非館，石禪及二稚子從。」（頁 607）。「晚食於老萬全，石禪出。」（頁 613）。「晚與妻、子及石禪、耀先食于萬全。」（頁 614）。「馬古烈昨約今夕七時食于中央飯店，辭不往，而挈門人、子姪飲于北門橋萬全酒店，肴有西湖醋魚，甚妙。」（頁 626）。「心緒煩亂，與石禪及田出飲民生館。」（頁 632）。「夜與石禪及田出飲冰。」頁 636。

此期間，季剛先生與門人潘生一起進食的紀錄如上所列，有時是幾位學生請老師吃飯，交通工具是摩托車。訂婚儀式完成後，石禪的舅舅劉太希曾經來訪，幾個人一起在蜀峽館用餐。季剛先生也曾推辭馬古烈食於中央飯店之約，而與門人、子侄自行前往萬全酒店享用佳餚。也曾晚上一起到外面吃冰品。

5、偕同出遊、購物的紀錄

（1）訂婚前的出遊

1929 年 12 月 28 日（國曆 1930 年 1 月 27 日）「日晡偕石禪散步至梅庵即還。²²」（頁 599）

1929 年 12 月 30 日（國曆 1930 年 1 月 29 日）「攜容、田及襲善步自九眼井，登臺城，入雞鳴寺，一覽而出。」（頁 600）

1930 年 1 月 2 日（國曆 1 月 31 日）「午後呼摩托車挈全家邀襲善出游，先詣孝陵，登寶城，還至享殿。」（頁 601）

1 月 3 日（國曆 2 月 1 日）「午後挈兒女（亦陶及念儀未往）呼車游莫愁湖，登勝棋

²¹ 見潘師所賜墨寶，見後附照片。

²² 「襲善」之字是季剛先生為潘生取的，這裡自己也仍舊使用「石禪」。

樓，……坐掃葉樓，食素饌，淪麵可口，因與襲善痛飲至醉，忽憶美成「悄郊原帶郭」之詞，不禁悽惻久之。建康風物處處可以流連，況斜陽遠水，平楚蒼煙，高閣荒城，暮鐘古寺，觸目蕭瑟，應會適情，徘徊至暝，強就歸路，予懷所感深矣。」(頁 601)

1 月 7 日(國曆 2 月 5 日)「偕小石、襲善、念田出至夫子廟，食于新半齋(小石作主人)，看戲于一洞天，夜歸。」(頁 603)

1930 年 1 月 14 日，男方前往提親，次日禮媒，1 月 22 日女方受聘，完成訂婚儀式。在這訂婚儀式之前，潘先生即曾在季剛先生家人的活動中和念容小姐一起出遊，例如：1929 年 7 月 20 日(屬第一期)，以及 1929 年 12 月 30 日，1930 年 1 月 2 日和 3 日(屬第二期)。由此可見，男女兩位年輕人的相識相知，以至於產生感情，是在很平淡、自然的出遊活動中逐漸培養起來的。

(2) 訂婚後的出遊

「挈石禪、念田游後湖，還食湖南菜館。」(頁 609)。「飯後與旭初、石禪、念田呼馬車出太平門，在道旁買柴把一，當杖，步自常開平墓，登天保城。……訪徐武寧墓，太祖所製碑高丈餘，矗立道中，石羊、虎、馬、翁仲皆完好，步及車，已五時半矣。」(頁 609)。「偕石禪及三兒游鍾山，出太平門，自徐武寧墓道前山徑，循溝越谷，進至山半，游微區廬。紅梅三處盛開，欲造顛，恐兩稚力不任，乃還。……」(頁 610)。「與焯、田偕石禪始泛舟游後湖，自新洲登岸，繞洲一匝，還食湖南菜。」(頁 610)。「午詣長洲傭廬(亞洲四十九)何魁垣所居飯，晤謝無量、張君謀，飯罷，復至新洲看花，遇石禪及田兒於中山滄店，遂同泛湖，夕陽豔紅，登團洲小步，仍還洲，薄冥抵寓。」(頁 612)。「是日為余四十五生日。……午延客于民生館，……食後，呼馬車邀小石、旭初、子厚、子睿、石禪及田出太平門。……改趨孝陵，至圓觀寺廢址，其地幽絕。」(頁 613)。「挈石禪及田乘馬車出朝陽門，經孝陵……湖濱乘舟，抵豐潤門，得車還。」(頁 615)。「下晡與石禪、焯、田、祥、慈出游，至後湖泛舟。風大甚，……酒席精美，大醉而還。」(頁 620)。「午後攜門人子姪游湖，大風頗寒，游情不暢。」(頁 623)。「午後全家及石禪出游，至紫霞洞，像設已撤，壁皆新塋，然前歲二月二十八日余所題名尚在，撫之不勝感喟。……今日春盡，宜有佳景，以補九十日淒風寒雨之憾耳。」(頁 626)。「午焯載酒食來，為之致飽，遂挈妻、子，偕焯及襲善出游。自十廟口呼汽車出豐潤門，乘舟繞湖一行，頗有風……得馬車以歸。」(頁 631)。「午後游城南，買得近人集解《老子》書，遂偕子姪、門人自貢院前泛舟入青谿，過復成橋，風物始佳，泊于竹橋，呼車返寓。」(頁 633)。「述鈞來午飯，飯後偕之及石禪、念田出游，買杖于錦昌，遂至隨園視惠兒冢，馬老人引予披豐草以入。草高數尺……閱默須臾即出。從陶穀街行，道遇賣蒸糕者，與諸人買而立食之，殊有風味。至善慶寺登掃葉樓久坐……題詩壁間而去。有詩一首。」(頁 636)。

此期間的出遊，有時登山，有時泛舟，品嚐美食，也曾去隨園巡視亡女念惠的墳墓。1930 年，4 月 7 日(國曆 5 月 5 日)，「壁皆新塋，然前歲二月二十八日余所題名尚在，撫之不勝感喟。」(頁 626)。以及 5 月 26 日，(國曆 6 月 22 日)，「題詩壁間而去」，這種提名、寫詩於山壁的行為，就往日名家而言，是無上珍寶，被後人視為文化資產；就今日一般遊客而言，是破壞名勝，常招致眾口討伐，此為今昔極大的差別。此期間，季剛先生屢有詩文名作，詳後述。

(三) 第三期：新婚時期

此期從1930年6月18日（國曆7月13日）結婚起，至同年7月17日（國曆9月9日）如鄂止。中間加一個農曆閏6月，所以時間稍微加長。亦即《黃侃日記》頁640至頁651之間。

1、婚宴儀式：

1930年6月18日（國曆7月13日）《黃侃日記》：「二時，石禪以汽車鼓樂來親迎長女，行禮後遂行。至安樂酒店行結婚儀式，賀客男女四十餘人。子明證婚，伯沆、辟疆介紹余與潘親家（鼎中，字幼鈞）主婚。以番菜宴客，主賓四十八人。」（頁641）此日為潘重規先生與黃念容小姐結婚大喜之日。次日繼續舉行慶祝活動。《黃侃日記》於6月19日寫道：「迎婿，女歸，筵之于美的館。舉室皆往，飲饌俱美。食後冒雨以汽車出游，先至孝陵，次至後湖，余與亦陶照像于竹間，予著短衣。」（頁641）。6月25日寫道：「薄暮省容」。27日寫道：「石禪邀余與旭初喝加非。」（頁642）。可見婚後兩家住處依舊，彼此探訪十分方便。

2、拜訪問候的紀錄

1930年閏6月16日（國曆8月10日）「石禪之弟石生來。」（頁645）

閏6月21日（國曆8月15日）「潘石生辭行。」（頁646）

閏6月29日（國曆8月23日）「夜至石禪處，慰其弟為人誤逮繫半日。」（頁647）

7月1日（國曆8月24日）「暝至梅庵小坐，旋至石禪處，即歸。」（頁648。）

親家那方來的客人潘石生，是石禪的弟弟，在兄長結婚近一個月後來訪。過了幾天，潘石生被人誤繫半日，季剛先生獲知消息，特地過訪女婿，表達關切。

3、一起進食、出遊

1930年閏6月6日（國曆7月31日）「晡至潘氏一坐。暮與老姊及妻子、女婿食加非館。」（頁644）

7月3日（國曆8月26日）「午間石禪及容載酒餚來，飲罷呼車，全家詣南湯山，浴溫泉。……抵寓已八時矣。」（頁648）

婚後，石禪夫婦曾載酒回來和季剛先生共飲，飲罷，全家呼車出遊，泡溫泉。

4、女兒、女婿相繼如鄂

1930年7月4日（國曆8月27日）「念容今晨如鄂。」（頁649）

7月5日，（國曆8月28日）「與石禪及田游湖，并邀何奎垣、孫少江，行宮中管皆前所未至也。……」（頁649）

7月14日（國曆9月6日）「以佗人事戒語石禪。」（頁651）

7月17日（國曆9月9日）「夜至蕪巷送石禪如鄂，為其內室加瑣取籥而歸。」（頁651）

新婚假期大約兩個月，女兒念容先行前往湖北。十三天後，石禪先生也同樣前往湖北。在出發之前，7月14日，季剛先生「以佗人事戒語石禪。」大概是引他人的事例為借鏡，諄諄告誡女婿有關做人的要領吧。17日晚上，季剛先生親自到蕪巷送別，同時幫他保管內室的鑰匙。

（四）第四期：住鄂時期

此期從 1930 年 7 月 17 日（國曆 9 月 9 日）如鄂，任教於武漢湖北高中²³。至 1934 年 5 月 9 日（國曆 6 月 20 日）離鄂，至中央大學就任為止。亦即《黃侃日記》頁 651 至頁 979 之間。

1、頻以書信往返

「得石禪婿書。」（頁 653）。「石禪寄來向離明借得二百元。與石禪書。」（頁 653）。「夜得重規信。」（頁 664）。「與襲善書。」（頁 665）。「見容與田書，言潘婿病，為之竟夕不寐。」（頁 699）。「與潘婿書。」（頁 699）。「得石禪書，差慰。」（頁 699）。「與石禪書。」（頁 699）。「石禪、景伊書來。」（頁 701）。「見潘婿與田片。」（頁 718）。「得潘婿書。」（頁 721）。「與藻蓀、石禪各一書。」（頁 722）。「與石禪書。」（頁 730）。「得石禪書。」（頁 731）。「與石禪片。」（頁 736）。

雖然女婿因赴它方任職，但季剛先生的關心依舊不減，雙方不時有書信往返。曾在信函中得知女婿生病，季剛先生寫道：「為之竟夕不寐」，疼愛之情溢於言表。

2、曾回南京徙書

1930 年 8 月 21 日（國曆 10 月 12 日）「襲善及念容歸自武昌。以其蓁巷賃屋存書甚多，出租者袁姓本轉賃與彼，今袁將它適，函囑其歸徙書也。」（頁 658）

8 月 25 日（國曆 10 月 16 日）「石禪及容赴鄂。」（頁 659）

8 月 21 日，石禪夫妻曾回到南京，因為原租屋的房東準備將房子轉租給別人，通知他們夫妻回南京移書。只住四天，又回湖北去了。

3、為慶生而歸

1931 年 2 月 28 日（國曆 4 月 15 日）「夕與婿、女共飲。」（頁 682）

2 月 29 日（國曆 4 月 16 日）「予四十六生日。午，韻和、孟倫、仲言載酒來飲。食罷，與婦、子、婿呼車出游，至孝陵門前，以風大未下車，還赴掃葉樓。」（頁 682）

2 月 30 日（4 月 17 號）「暮約九日、石禪等食于浣花。午為大女作字。」（頁 682）

3 月 1 日（4 月 18 號）「石禪及大女還鄂，夜赴下關宿，予已出，不及送之。」（頁 683）

為了 2 月 29 日幫季剛先生慶生，石禪先生夫妻 28 日就返回南京了，除了慶生會，還有出游和外食的活動，共計在南京住了四天。

4、念容協助念田婚事

季剛先生的次男念田要結婚了，準媳婦陳允貞住在北平，這項婚禮工作由念容回來幫助弟弟，到北平完成應有禮儀和手續。《黃侃日記》的內容如下：

1931 年 4 月 21 日（國曆 6 月 6 日）「令田作書與十一妹及容，商量喜事。」（頁 694）

²³ 石禪先生往鄂擔任武漢湖北高中教師，其職稱未見於《黃侃日記》，茲依據石禪先生過世後的訃聞〈潘重規先生行述〉的內容補入。

- 5月2日(國曆6月17日)「見十一妹十四日復田書，知陳親母已允於暑期內嫁女，并示亦願從儉。」「命田作書與容，令速歸，送田入都結姻。」(頁697)
- 5月19日(國曆7月4日)「將飯時，潘婿及容歸。」(頁702)
- 5月22日(國曆7月7日)「下晡，潘婿如津浦局，從其戚盧君(佐)索得來往免票六紙。」(頁703)
- 5月23日(國曆7月8日)「晨送容、田乘汽車如下關，潘婿視其附火車後即還。」(頁703)
- 5月27日(國曆7月12日)「得容十日在天津發片云，九日夕九時抵天津，寓群賢旅社，即將入京。」(頁705)
- 6月9日(國曆7月23日)「肇一之長子允鍊子鏞(小名伯鍊)來，田之婦兄也。與言田婚事，託其致書彼後母，諸事從儉，婚後許田伉儷早日南還。」(頁708)
- 6月10日(國曆7月24日)「得容廿一日書。」(頁708)
- 6月20日(國曆8月3日)「石禪與田書。」「得容、田書，云擬六號南歸。」(頁711)
- 6月21日(國曆8月4日)「是日念田授室于北平西單牌樓大益公寓。」(頁711)
- 6月25日(國曆8月8日)「晡，石禪渡江迎田等，夜半得電話云，已宿下關。」(頁712)
- 6月26日(國曆8月9日)「晨十時，念容、念田及新婦陳允貞還寓，率以覲先。」(頁712)

念田要結婚了，季剛先生命念田分別寫信給姐姐念容及姑姑(季剛之十一妹)，商量結婚事宜。季剛的十一妹回信給念田，說準新娘的母親答應暑期嫁女，而且同意婚禮從儉舉行即可。念容收到弟弟的信函之後，5月19日就隨先生石禪回到南京。石禪先生還透過親戚關係，得到「免票」六張。23日早晨，石禪先生送念容和念田姊弟倆到下關搭車。念容在北京有寫明信片回南京。6月9日，準新娘之兄陳允鍊來拜訪季剛先生，商量婚事，季剛先生寫一封信，託允鍊交給準新娘的後母，說念田的婚事在北平從儉即可，並請她答應北平婚禮儀式完成後，答應念田早日帶著新娘南還。6月10及20日，季剛先生收到念容、念田從北平寄來的信件，說6月21日念田在北平與陳允貞結婚。25日，石禪先生渡江去迎接他們。26日，念容、念田及新婦返抵南京家門，祭拜祖先。

當念容姊弟倆在北平迎娶新婦的這段日子(5月23至6月26日)，季剛先生和女婿都在南京等待。並且女婿幫忙做一些事，師徒兩人又好像回到過去相處的日子一般，有學術討論，也幫忙鈔書。念容既已代父出征，幫弟弟娶了新婦回來，重大的事情完畢後，7月10日(國曆8月23日)：「夜，潘婿及女容辭赴鄂，以昔在武昌所購《續古逸叢書本》四開本宋刊《說文解字》一函贈潘婿。此書予所甚愛，付彼時殊鄭重也。」(頁716)。石禪夫妻又要啟程回去武漢，季剛先生特地非常鄭重地贈送宋刊《說文解字》一函當作禮物。

5、日軍侵擾，季剛與潘婿遙相照應

1931年8月7日(國曆9月18日)日軍攻陷瀋陽，吉林、黑龍江二省隨之陷；這是歷史上著名的「九一八事變」。季剛先生在兩天後才得知這個消息，8月9日(國曆9月20日)《黃侃日記》：「突聞十八夕十九晨遼東倭警，眦裂血沸，悲憤難宣。」(頁723)。次日記載：「聞天津、青島又淪，當食，悲痛而罷。」(頁723)。

國家面臨外患侵擾之際，華中地區傳出不安的消息，季剛先生懸念著女婿和女兒的安危，日記裡有相關的記載：

1931年10月14日（國曆11月23日）「見報甚關心漢上事。」（頁738）

10月15日（國曆11月24日）「致電石禪，屬速偕歸。」（頁738）

10月16日（國曆11月25日）「深夜得石禪電。」（頁738）

10月17日（國曆11月26日）「念田與石禪快信，晚又自與一書。」（頁738）

10月20日（國曆11月29日）「見石禪與田書，令復之。」（頁739）

10月23日（國曆12月2日）「得石禪書。」（頁739）

1931年12月6日（國曆1932年元月13日）「得石禪書。」（頁751）

1931年12月7日（國曆1932年元月14日）「與石禪書。」（頁751）

不料，南京地區先有事故，農曆12月25日，日艦八艘泊南京市下關區，聞將向城內發砲，季剛先生令妻檢束行裝，暫赴北京。此時石禪先生住鄂，只能以郵寄方式遙相照應。1931年12月28日（國曆1932年2月4日）《黃侃日記》：「見《大公報》，悉五日晚，下關倭艦開砲十一發，……予竟以全家得脫，雖拋棄書物，備受飢疲，而先公庇蔭之恩，已不可勝量矣。……與十一妹相見驚喜，始得盥漱，醉飲。致電念容，由黃建中轉。」（頁757）。此時季剛先生已率家人抵達北京，隨即致電女兒念容，告知此事。

此後這段居住北京的日記，名為《避寇日記》（從頁755至頁789），時間是1931年12月25日（國曆1932年2月1日）至1932年4月24日（國曆5月6日）。避寇期間，季剛先生住在北京，曾多次前往東北大學授課。女婿潘生住在湖北，彼此有15封書信往返，包括寄送物品，舉例如下：

1932年1月9日（國曆年2月14日）「發掛號信七封，旭初、小石、陳景陶、文叔英²⁴、實驗小學、石禪、燿先各一。」（頁760）

1月12日（國曆年2月17日）「得石禪人日書²⁵。有詞一首：〈西江月〉」（頁761）

1月20日（國曆年2月25日）「次公寄蝦米，念容寄絨衣，均自南京轉遞來。」（頁762）

1月24日（國曆年2月29日）「石禪寄來五十元并一信（內附湖北省政府公文）。」得董生書，內附國民政府國難會聘函。致政府一電與蔣、汪、羅，云：『此數日中，萬不可休戰；即敗，愈于受欺。《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惟裁省。」（頁763）

2月5日（國曆年3月11日）「得石禪書（內附湖北省政府公文）。」（頁767）

2月20日（國曆年3月26日）「得容書，內附先人墓廬照片六幅。」（頁770）

季剛先生於1932年1月24日（國曆年2月29日）收到國民政府國難會聘函，他曾致電相關官員，表示不可休戰，主張應該積極抗日。過了一段時間，黃焯先生從南京傳來訊息，兩度催促念田返回南京。《黃侃日記》：

3月12日（國曆4月17日）：「又得焯片，說偷書事，大怒，加昨夕失眠，疲甚。……又得焯書，促田歸，未忍任其離我也。」（頁776）

3月14日（國曆4月19日）：「飯後得焯十六日快書，必欲田歸，遂決計令田挈其婦允貞南旋，以五時乘通車行。」（頁777）

季剛先生則於1932年4月24日（國曆5月29日）才重返南京，結束避寇的歲月。《黃侃日記》：「八時稍過抵浦口，田及焯、田僑來迎，渡江後乘汽車馳歸寓中。出行四月，崎嶇得歸，琴書無恙，庭室清潔，可喜也。」（頁789）

此後，直到1934年5月2日（國曆6月13日）為止，季剛先生和女婿潘生之間，共有29封書信的記錄。舉其要者，如1933年1月16日（國曆2月10日）：「與襲善及念容書。（以〈夷狄之有君章〉皇疏示之）。……看韓詩，至〈寄崔立之〉一首中數句，〈庭楸〉中數句，

²⁴ 文叔英是季剛先生在南京住所的房東。

²⁵ 人日是農曆1月7日。

真如予今日所欲言也。」

〈寄崔立之〉：

我雖未耄老，髮禿骨力羸。所餘十九齒，飄搖盡浮危。玄花著兩眼，視物隔襪襪²⁶。
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敦敦憑書案，譬彼鳥黏羈。

〈庭楸〉：

客來尚不見，肯到權門前？權門眾所趨，有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未在多少間。
(頁851)

《論語·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皇侃《論語集解義疏》，這段話的解釋：「此章重中國，賤蠻夷也。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也。故孫綽云：諸夏有時無君，道不都喪，夷狄強者為師，理同禽獸也。釋惠琳曰：有君無禮，不如無禮無君也。刺時季氏有君無禮也。」季剛先生在給女婿及女兒信中，示以「〈夷狄之有君章〉皇疏」，果真是「刺時季氏有君無禮也」，那麼，或許應該與所讀韓詩〈寄崔立之〉以及〈庭楸〉對照來看，他自歎年老力衰，兩眼昏花，整天只適合坐在案前。同時，表明不願趨炎附勢。權貴門前賓客眾多，個人渺不足道，無需有所牽附。

1933年2月29日(國曆年3月24日)，《黃侃日記》：「四十八生日，諸生來賀，觴客二席於大中華，諸生十六人外，有子謙、子明、離明、伯亨、伯鍊。旭初自蘇還，來共晚飯。耀先呼酒肆來治肴。得石禪書。」(頁865)。顯然這次慶生會，潘先生沒來參與，只有寄來書信，原因為何，日記並未說明。1933年閏5月11日(國曆年7月3日)，日記寫道：「得潘婿片，云將來寧。此乃佳客，能來可喜。(予近日日為俗客所擾，苦極。)」(頁892)。對於女婿得以前來，季剛先生欣喜以待，以「嘉客」稱之。

到了1934年4月23日(國曆6月4日)，日記：「旭來，與說石禪事。」(頁974)，日記裡並沒有清楚說明是何事。但5月2日(國曆6月13日)日記：「與石禪一快書，航空遞送。聞宅將成，甚喜。」(頁977)。寄出一封航空快信給女婿，應該不是「聞宅將成」；房子快蓋好了，大概是從念田那兒聽來的，因為念田主其事，卻也用不著以航空快信談這樣的事。這樣迅速告知消息，應是稍前「與旭初說石禪事」，已經有了好消息；通知女婿可以準備回到中央大學來任職。

(五) 第五期：任職中央大學時期

此期從1934年5月9日(國曆6月20日)「自鄂來」，準備任職於中央大學起，至1935年9月9日(國曆10月6日)季剛先生過世止。亦即《黃侃日記》頁979至頁1092之間。

1934年5月9日(國曆6月20日)「潘婿自鄂來，夜同出浴，談及一二瑣事。」(頁979)。5月19日(國曆6月30日)²⁷「令石禪訪旭初尋訪一事。」(頁982)。次日，「約旭初夕食，借車迓之。至，旭初手交中央大學下年聘書四函：余及公鐸、石禪、焯也。」²⁸(頁982)。約旭初來晚餐，特地借車前去迎接。旭初來了，轉交四個人的中央大學聘

²⁶ 「襪襪」兩字，《黃侃日記》原作「襪襪」，固然意思通用，但韓詩以作「襪襪」為常見。羽毛初生的樣子，此指眼睛老化而有飛蚊症。

²⁷ 1929年9月6日(國曆10月8日)《黃侃日記》寫道：「報載禁用舊曆事，以後惟有記節中朔望耳。」(頁565)。政府明令以國曆取代舊曆，但《黃侃日記》大部分都將舊曆置於前，新曆置於後。而這段日子，卻是《黃侃日記》中少見的將國曆置於前，農曆置於後的情況。即便如此，本篇為了行文一致，原則上統一將農曆置於前。誠如《黃侃日記》頁991，當季剛先生又勉強將農曆6月25日置於前，國曆8月5日置於後之時，他寫道：「此種記日已慣，何必改作。」順他的意吧！並且與大多數原文一致。

²⁸ 石禪先生回中央大學擔任中文系助教，其職稱未見於《黃侃日記》，但可依據石禪先生過世後的訃聞〈潘重規先生行述〉得知。

書。

5月20日，石禪先生接到中大學聘書之後，5月23日（國曆7月4日），《黃侃日記》：「晨起，送石禪還武昌。」（頁983）。大概是要女婿先回武昌，到了該上班的時候，才回到南京。終於，7月6日（國曆8月15日）「石禪移往大石橋寓。」（頁993）。

回到中央大學，開始擔任助教。這是出自季剛先生的規畫，希望女婿日後往學術研究的路上發展。但女兒念容還在湖北，因此，《黃侃日記》中7月26日（國曆9月4日）「夜與潘生談」（頁999）、8月2日（國曆9月10日）「夜，潘壻來，久談，至夜分。」（頁1001）之類的記載很多，下班之後，女婿常常到岳父這裡看書或談天。直到10月28日（國曆12月4日）「夜，潘倩來，與之言迎女。」（頁1019），而有11月10日（國曆12月16日）：「大女自鄂來，飯後送之還寓。」之事，石禪先生才又夫妻團聚。

1935年3月3日（國曆4月5日），《黃侃日記》：「為大女謀一事，今日始就。」²⁹（頁1046）。女兒念容在南京得到一份工作。3月30日（國曆5月2日）「潘子擬移居西鄰樓上。」（頁1051）。7月27日（國曆8月25日）「潘生及大女移居尚書巷（卅四號）。」（頁1080）。從此，石禪先生夫妻倆都在南京上班。

1、共食或留宿的紀錄

1934年8月8日（國曆9月16日）「張、潘二子留飯。」（頁1002）

8月9日（國曆9月17日）「暮潘生來，遂留宿。」（頁1003）

8月14日（國曆9月22日）「暮挈子女邀林、潘二子食于浣花館，費銀十圓，步月同歸，談良久，乃寢。」（頁1004）

8月15日（國曆9月23日）「旭初足甫愈，扶杖來過，適林、潘二子載酒，遂留共午餐。」（頁1004）

8月19日（國曆9月27日）「先考府君棄世三十七忌日，午晚設奠，午與焯餛，晚與潘壻餛。」（頁1005）

8月24日（國曆10月2日）「潘生冒雨來飯。」（頁1006）

8月29日（國曆10月7日）「夜與潘生飲，公鐸忽來，與之劇談至深夜。」（頁1007）

9月16日（國曆10月23日）「夜，潘倩呈詩留飯。（容獻瓊履）。」（頁1012）

10月20日（國曆11月26日）「潘倩送使君子，與群兒食之。」（頁1018）

10月23日（國曆11月29日）「暮與潘生同返，劉確杲已先來商課。尋公鐸亦至，遂共飯。」（頁1019）

11月7日（國曆12月13日）「旭初、石禪、景伊夫婦、焯來，留饌。」（頁1022）

11月19日（國曆12月25日）「暮，潘壻、大女邀予與田食于青年會，是日為西夷佳節，故餽饌豐美，有火雞。」（頁1024）

1935年1月12日（國曆2月15日）「請潘子來入館，饗以蘇州船菜。景伊、孟倫陪，賓主皆醉。」（頁1035）

1月13日（國曆2月16日）「潘子生日，載酒來飲，景伊亦至。」（頁1035）

1月17日（國曆2月20日）「潘子邀食于麵包店，試西菜，不佳。」（頁1036）

3月19日（國曆4月21日）「午，潘壻共食浣花館，看電戲。」（頁1048）

3月25日（國曆4月27日）「暮，王、裴二生載酒肴來，遂約旭初及向、劉、潘三子共食，以〈袁安碑〉打本贈旭初，暢飲深談至子夜乃散。」（頁1050）

4月17日（國曆5月19日）「暮與潘子及汝芬及三子食于浣花館，不佳。」（頁

²⁹ 《黃侃日記》3月25日（4月27日）：「與鼎丞書，鼎丞旋來，與面說容官俸事。」（頁1049），可知念容的工作是公職。

1055)

- 5月5日(國曆6月5日)「賀節者：吳、殷、張……潘……等諸生(十四位)。午邀旭初飲，又客五人。飯後與旭初談家事甚久。」(頁1060)
- 5月8日(國曆6月8日)「慈母田太夫人棄養十有四年忌日。設祭，助祭者焯、高啟、重規、尹。」(頁1060)
- 8月19日(國曆9月16日)「府君諱日，朝夕上食。(午有楚珩、襲善、大女及焯來祭，共餞。)有〈告饋文〉一則。」(頁1086)

國曆12月25日，是西洋聖誕節，石禪先生夫婦特別舉辦餐會，表示應景。1935年1月7日(國曆2月10日)，《黃侃日記》：「具東延石禪課祥、慈二子、儀女及故人子陳允鑠，學期致贄百元，訂十二日入學。」(頁1034)。季剛先生聘女婿石禪來做小孩們的家庭教師，按學期繳費。因此，1月12日(國曆2月15日)《黃侃日記》寫道：「請潘子來入館，饗以蘇州船菜。景伊、孟倫陪，賓主皆醉。」(頁1035)。5月8日(國曆6月8日)，是季剛先生慈母過世十四周年忌日，祭祀活動是家祭，除了黃焯是侄兒，高啟是侄孫³⁰，皆屬於同宗，潘重規是女婿之外，門生林尹也是姻親關係³¹，皆視為一家人。

2、偕同出遊、購物、觀優的紀錄

- 1934年9月14日(國曆10月21日)「飯後與潘生及焯、田散策，童稚數人從。……可謂佳游。」(頁1011)
- 1935年1月21日(國曆2月24日)「旭初午來……旋駿臣亦至，遂約潘子同出，食于浣花館。食後，步夫人廟前，買……紅藤一束(賈人云即血藤。予以近見方書言可治腸癰，故買之。)歸時已薄暮矣。」(頁1037)
- 1月24日(國曆2月27日)「夜與婿、女、三子觀優，多費而乏味，子夜乃還。」(頁1037)
- 3月27日(國曆4月29日)「晡與子女及潘生登豁蒙樓，見阻；步至北極閣下得車，出豐潤門泛湖，繞出舊堤，到菱洲買櫻桃。」(頁1050)
- 3月28日(國曆4月30日)「午後與三子一女及潘生步出太平門，買小食物；循城下，抵龍膊子……兒童皆疲□，忽遇一車，先挈慈子、儀子歸，餘人後至。」(頁1050)
- 4月10日(國曆5月12日)「午後，挈子女婿游文廟，遂泛淮至弢園而返，仍從文廟呼車旋家。」(頁1054)
- 5月12日(國曆6月12日)「夜月佳，與子、婿、女等步上豁蒙樓啜茗，久坐乃返。」(頁1061)
- 7月15日(國曆8月13日)「夜月極佳，挈子女邀潘生步上雞鳴寺東樓，……久坐山麓短垣上，旋入誌公臺，有人著長衫南向立，手持一木，如叩斲狀，畫盤中沙。詢之，乃扶乩也。視其言辭鄙陋，不禁匿笑。旁立男女數人，且錄且誦，如見怪然。數人者，有胸挂徽章者二，蓋災官也。」(頁1077)
- 9月9日(國曆10月6日)「午後與子女婿婿等散步至雞鳴寺，腹不適，亟返。臥暮強起持螯、飲葡萄汁，已敗，中夜遂大困，膈滿腹脹，氣喘心搖，冷汗蒙

³⁰ 1935年4月21日(國曆5月23日)《黃侃日記》：「下晡，高啟、公佑兩姪孫自里中至，齎來兄孫曾佑書。」(頁1056)。

³¹ 1929年3月4日(國曆4月13日)《黃侃日記》：「外甥孫女李敬輿與友人林辛(次公)之子尹(字景伊)行婚禮於鼓樓飯店，請旭初為證婚人，師友皆來賀，午醉甚。」(頁526)。

頭而下。急呼婦至，又聞惡言，益懊惱，至天曉不得眠。」（頁 1092）

1935 年 1 月 21 日（國曆 2 月 24 日），眾人出游，食後，步夫人廟前，季剛先生買紅藤一束，賈人云即血藤。據說可治腸癰，故買之。大概身體有某些方面的問題，才會特別關切，甚至買中藥植物回家。

農曆 2 月 29 日，是季剛先生的五十歲生日。太炎先生所賜的對聯賀禮是：「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裁好著書。」從那之後，季剛先生儘管心情有些不佳，但照樣安排出游等活動，並無多大改變。

7 月 15 日（國曆 8 月 13 日），挈子女邀潘生步上雞鳴寺東樓，進入誌公臺，發現有民眾在扶乩。季剛寫道：「其言辭鄙陋，不禁匿笑。」可見他不信這些民間作法。

9 月 9 日乙卯（國曆 10 月 6 日）下午，他們一行人散步至雞鳴寺，季剛先生腹不適，匆匆返家，這是他們最後的出游。季剛病重，汪旭初曾邀中央大學醫學院戚院長來治，又延一德醫來治，皆罔效。黃焯先生說：「比日加申，……竟爾長逝，嗚呼痛哉！」³²由此可知，季剛先生於農曆 9 月 14 日（國曆 10 月 11 日）逝世。

二、學術方面的互動

前述分成五期，這五期之中，季剛先生和門人潘生有不少學術方面的互動，這是歷史上少見的極妙組合和佳話，不僅互相幫助，而且各自得到莫大的益處。

（一）授業與論學

1、第一期的記錄

「潘崇奎來談，問刻韻表式，詳告之。」（頁 396）。「潘生來談，與之言佛學。」（頁 544）。「夕食後訪石禪久談，見其日記。有告之以為文只須立意，不必求好句者，因痛論此言之誤初學。坐良久，買果餌而歸。」（頁 558）。「夜過潘生，見其鈔〈離騷〉，又見其五古一首，略指點。」（頁 559）。「與石禪計歷史年。孔子距今二千四百八十二年。漢武建元元年辛丑在壬子前二千五十一年，去今二千六十九年（併今年算）。我生丙戌，上去孔子生二千四百三十八年。」（頁 561）。「石禪竟日為檢唐石經，至《禮記》。（頁 574）。「石禪檢石經，因留宿。」（頁 575）。「石禪檢唐石經畢，其檢閱表夾在予手校《十三經白文》書中。」（頁 576）。

季剛先生是聲韻學大師，對於聲韻學作業想必十分注重，門人潘生來請教相關問題，季剛先生當然會詳告之。至於佛學方面，季剛先生頗有接觸，日記裡的資料也不少。例如 1921 年 12 月 12 日（國曆 1922 年 1 月 9 日），《黃侃日記》寫道：

讀至〈聲聞〉、〈地修〉、〈不淨〉、〈慈愍〉，乃至〈修阿那波那諸觀菩薩地辨真實義〉。思及抉擇又抉擇，分中引解深密，說勝義諦，觀喜踊躍，生深信心，遂克終卷。惟以多生障翳，煩惱盛多，冀薄伽梵及我慈尊，加被恩慈，令末世凡夫，拔離惑苦，得受善戒，得習正定，得修正慧；用消無始無明所造諸業、異熟惡果；用儲最勝福德智慧資糧，終得不退轉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頁 42）

由此可見季剛先生的宗教取向。其門人潘生深受影響，也是信奉佛教。至於「有告之以為文只須立意，不必求好句。」季剛先生以為謬誤，因痛論此言之誤初學。為文之道，除了立意，必於字句方面嚴加斟酌修飾，務求文質彬彬，方為正途。此一主張，季剛先

³² 黃焯《黃季剛先生年譜》，為《黃侃年譜》之附錄，頁 1153。

生幾乎完全做到了，試觀 1928 年 5 月 19 日（國曆 7 月 6 日）的《黃侃日記》：

偕旭初出詣步曾，……邀步曾泛湖，……舟中步曾述其為詩經歷，自言舊學甚淺。……余又言：凡文不能序事，詩不能寫景，必不能成家。又云：詩自當以胸襟氣韻為主，然字句聲調亦不可忽。又云：近人為詩，積典故、發議論二道耳，其弊由宋詩來，救之仍當用唐法。……游湖正值雨後，游氛盡蠲，斜影在樓櫓間，雲物盡成金色，澄瀾綠淨，涼不待風，荷花千萬，布列平陂，落日映之，絳艷難名，似更勝初日時也。後洲望鍾山，正見其背，草樹阡眠，遂成嵐氣，殘虹可二丈所，適在山斷處，回顧西顙，則光采晃耀，正似以文綾繁錦糊天。予顧謂二君曰：此即華蔓雲也。蓮葉翳水，時於無意中嗅其芳馥，鼻供養極奢侈矣。停橈荷中，久之乃還。暝色暗合猶有翔燕，掠水槃旋，叢蘆出汀，時礙舟路。迂繞久之，乃抵步。還飯大中華樓，歸已入定。二君偕予至門，乃別去。（頁 318）

其中有生活點滴的紀錄，也論述作詩之法，同時讓讀者欣賞文辭高妙的遊記散文。

季剛先生師徒倆共同推算孔子年代，孔子受到季剛先生極大之推崇，自從《黃侃日記》於 1922 年農曆 8 月 27 日寫道：「近世以是日為先師生日。」（頁 232），認定此日為孔子生日，之後，有九年之間，每逢這一天，他都寫下紀念孔子的話語，例如 1928 年 8 月 27 日，寫道：「孔子聖誕」（頁 365）。1934 年 8 月 27 日，則寫：「至聖生日，陳經肅拜。」（頁 1006）。這樣虔誠的態度，深深影響日後的潘先生。至於令他檢閱唐石經，紮穩根基的工作，使潘先生日後得以在儒家經學方面有卓著的貢獻，成為國學大師。

2、第二期的紀錄

1929 年 11 月 13 日（國曆 12 月 13 日）「與焯、崇奎看《瀛奎律髓》。」（頁 586）

1930 年 4 月 10 日（國曆 5 月 8 日）「與石禪夜讀《淨名經》，甚快。」（頁 627）
《瀛奎律髓》專選唐宋兩代的五、七言律詩，研讀此詩，有助於古典詩的賞析及創作。至於《淨名經》是《維摩詰經》的異名，是大乘佛教的經典。

3、第四期的紀錄³³

1931 年 5 月 25 日（7 月 10 日）「昨與潘婿言《公羊》文法一事，可記之。云……。」（頁 704）

6 月 9 日（7 月 23 日）「夜與潘生誦《大乘起信論》。」（頁 708）

6 月 12 日（7 月 26 日）「令襲善鈔《太公家教》呈師閱。」（頁 709）

6 月 13 日（7 月 27 日）「有詩一首：〈苦雨示襲善〉，云……。」（頁 709）

6 月 14 日（7 月 28 日）「上先生書，并寄《三體石經考》、《太公家教》。」（頁 709）

6 月 25 日（8 月 8 日）「石禪錄《石經考》成。」（頁 712）

這是念容、念田姊弟前往北京娶新婦的時段，石禪先生留在南京，與季剛先生曾談論《公羊傳》文法，有時誦讀佛經，也幫忙鈔書，鈔寫的成果準備要呈給太炎師觀覽。

4、第五期的紀錄

1934 年 8 月 26 日（國曆 10 月 4 日）「暮，潘婿來，以所作〈玉篇檢字序〉求正，示以師近文。」（頁 1006）

³³ 第三期是新婚期，在南京的時間較短，所以此類從缺。

10月14日（國曆11月20日）「得先生十九日書，說作〈廖季平墓誌〉之意。夜，旭初送來誌稿，與潘生共讀之。」（頁1017）

1月8日（國曆2月11日）「石禪來，代看文字。」（頁1034）

1月9日（國曆2月12日）「石禪來，看文至夜。」（頁1034）

5月2日（國曆6月2日）「暮與潘生讀中唐人詩，因論詩至深夜。」（頁1059）

5月16日（國曆6月16日）「夜與潘生說陶、庾詩。」（頁1063）

6月3日（國曆7月3日）「請石禪閱卷。」（頁1067）

7月14日（國曆8月12日）「夜與潘生談新得之義。」（頁1077）

《說文》、《玉篇》以及敦煌寫卷等文字之學，皆受到石禪先生的重視，而且窮畢生之力研究這些重要資產。這時期「以所作〈玉篇檢字序〉求正」，可視為潘先生重視六朝文字以及敦煌寫卷的開端。季剛先生與女婿潘生共同研讀唐詩、陶詩、庾詩，並分享新得之義，此為大師之鑽研心得，必然深刻精彩。

（二）詩文創作

季剛先生因為與石禪先生的認識、結緣，而有不少詩文創作載於《黃侃日記》之中，茲依時期先後，舉例如下：

1、第一期的創作

「夜，潘生來，同集〈鶴銘〉作詩，予得五言律詩一首。」（頁546）

「成〈焦山〉七律一首，尚可吟咏。」（頁547）

「午後與石禪及田詣梅庵。為石禪書一詩，題曰〈書七月廿三日事〉，五言古詩，用尤、侯、幽、事韻（千帆案：事字疑誤。）」（頁553）

「步出訪石禪，為作〈團扇詞〉二首。」（頁568）

「作詩：〈九月十八日偕弟子潘崇奎、兄之子焯、子念田，陪旭初飲於焦山夕陽樓，有作〉。」（頁571）

季剛的學問淵博，義理、辭章、考據樣樣精通。他喜好寫詩，也參加詩社活動。詩作的題材廣泛，成績燦然，曾在1929年2月24日（國曆4月3日）的日記寫道：「午間成〈西子妝〉首紀昨日之游，示同社諸人，皆稱賞之。王伯沆以為夢窗、玉田之間，過片處直到清真云。」（頁523）。他與門人潘生在生活上若有所感，也常用詩、文記錄下來。例如1929年7月13日（國曆8月17日），《黃侃日記》寫道：

夜月明淨，與石禪步至天一局，取《十經文字通正書》二部，以一予石禪，遂偕至土橋東，久立池橋上玩月。柳陰中時露蜃牆，皓如鮮縞，橋下草深荷小，時有流螢。蟲聲已淒，遠笛忽起，相與以無言賞之。（頁549）

1929年9月9日（國曆10月11日），《黃侃日記》寫道：「石禪來，同出（焯、田從），步自雞鳴寺、北極閣之間小山道，繞雞籠山一市而還。野徑斜陽，晚烟疏樹，風物至美。夜與石禪飲於農家味。有詩一首：

相邀荒徑眺餘霞，幾樹衰楊正宿鴉。客好便思尊有酒，秋遲微惜菊無花。能追迅景欣詩在，卻顧危時覺恨加³⁴。歸去幽齋遣良夕，書燈清映小窗紗。（頁567）

³⁴ 時事令季剛先生有恨，殆指1928年3月起，日本圖擾京津，又用兵濟南，4月18日張作霖被炸等事件，中國局勢紛擾不得平息等事。季剛先生當時有〈勉國人歌〉一首，見《黃侃日記》，頁281及頁1131，

1929年9月18日（國曆10月20日）季剛先生與石禪、焯、田、旭初等同游焦山。《黃侃日記》寫道：「昨雖失眠，仍為焦山之游，甚樂。」（頁570）。次日的日記就寫下此游所作詩篇，名為〈九月十八日偕弟子潘崇奎、兄之子焯、子念田，陪旭初飲於焦山夕陽樓，有作。用吳琚摩厘詩韻〉：

為愛〈華陽銘〉，遂熟焦山路。絕島雖頻訪，靈境實難賦。長風挂高帆，危徑試輕屨。烽煙政淒慘，巖岫無驚懼。猶憐僧舍存，惟藉佛光護。邀朋得暫適，撫事增遐慕。白日漸欲墮，奔川不遑住。冥冥孤鳥遠，黯黯八荒暮。吾道竟安歸，茲丘情所注。鯨爭東海水，豹隱南山霧。（頁571）

2、第二期的創作

「攜容、田及襲善步自九眼井，登臺城，入雞鳴寺，一覽而出。夜謁先。打排。成詩一首贈襲善。〈乙巳除夕對酒贈潘重規，用後山贈少章韻〉。」（頁600）

「挈石禪及田乘馬車出朝陽門，經孝陵，……湖濱乘舟，抵豐潤門，得車還。成詩七言四首。」（頁615）

「述鈞來午飯，飯後偕之及石禪、念田出游……。」（頁636）

1929年12月30日（國曆1930年1月29日）季剛先生帶三人出游，並寫〈乙巳除夕對酒贈潘重規，用後山贈少章韻〉一詩贈襲善：

麻改俗仍在，時移願益空。孤懷千載上，百感一宵中。酒自盈尊綠，鱸還照室紅。祭詩循故事，佳節賴君同。（頁600）

對潘生寵愛之深，可謂溢於言表。果然，過了兩個星期，1930年1月14日（國曆2月12日）王伯沆就代表男方，登門提親，季剛先生當天允嫁念容給潘生。

石禪先生與念容小姐訂婚是1930年1月22日（國曆2月20日）。5月24日（國曆6月20日），「石禪之叔述鈞自南昌來寧見訪，留宿。」（《黃侃日記》頁636）。5月26日出游，這是文學氣息濃厚的一天，茲引當天日記如下：

述鈞來午飯，飯後偕之及石禪、念田出游，買杖于錦昌，遂至隨園視惠兒冢，馬老人引予披豐草以入。草高數尺，荊棘鈎衣，若無短碣，幾不辨在何處。閔默須臾即出。從陶穀街行，道遇賣蒸糕者，與諸人買而立食之，殊有風味。至善慶寺登掃葉樓久坐，雨後無埃，正見三山青翠在天際若可挹，南方諸山則環列如畫屏，西門譙樓白壁映日³⁵，其下淮流一灣，倏為城堞所隱，帆檣過之，惟露其杪，徐繞石頭城，而北樓下竹葉蒙密，隋菰蔥青。啜茗臨風，悠然有會。旋命酒，飲至薄暝，題詩壁間而去。〈庚午五月癸卯，偕潘述鈞、襲善叔姪，挈仲子田游善慶寺，久坐掃葉樓，漫書長句〉：

高閣憑城草際天，三山雲外最青妍。斜陽正欲依闌角，平野全教落几前。賴有觀臺供嘯詠，不妨花鳥見流連。巾車將去休嫌晚，假日銷憂足喟然。（頁636）

3、第三期的創作

1930年6月18日（國曆7月13日），石禪先生和念容小姐結婚，婚後只有舉行一次全家出遊，然後新婚夫妻就到湖北上班了。那次出遊是在7月3日（國曆8月26日），《黃侃日記》

³⁵「白壁映日」原作「白盛映日」，此依千帆改之。

將它寫成短篇遊記：

午間石禪及容載酒餚來，飲罷呼車，全家詣南湯山，浴溫泉。久處囂塵，忽之郊野，新秋風物，處處宜人。暑氣初消，紵衣無汗，兒童知樂，何況老夫。行四十七里到陶廬，解衣入池，猶去年浴也。歷二時乃出。食麵餌，腹飽遂還，抵寓已八時矣。(頁648)

4、第四期的創作

1931年5月23日（國曆7月8日），念容、念田姊弟為娶新婦，前往北京。直到6月26日（國曆8月9日）才返回南京寓所。有趣的是，季剛先生與女婿在這段時間，佛心都來了，《黃侃日記》6月9日寫道：「夜與潘生誦《大乘起信論》。」（頁708）。12日寫道：「連夕讀《華嚴懸談》，有味。」（頁709）。13日寫道：「又雨，真悶人。」然後，季剛寫了一首詩：〈苦雨示襲善〉：

雲外鍾山與我忘，簷聲入夜鎮淋浪。已知米價毋煩問，且喜兵塵暫不揚。紈扇及今還在筍，笞衣取次欲升堂。一燈雙鏡觀心了，未覺愁霖困子桑。（自注：予日夜披誦《華嚴大疏》）。(頁709)

《莊子·大宗師》：「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唐韓愈〈贈崔立之〉詩：「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饑。」季剛先生認為他們師徒倆既已看了佛書，誦唸佛經，從此不應該覺得有所愁悶才對。

5、第五期的創作

1934年9月14日（國曆10月21日）《黃侃日記》有一篇描述與家人飯後一起外出散步的日記，堪稱美文：

飯後與潘生及焯、田散策，童稚數人從。先過道旁，菊圃花未開，且無姝品。問徑登覆舟山，山半一禪寺，在林木翳蔚中，從吾廬望之最佳。久欲詣之，今乃一至。一病比丘設茗果，詢知寺名九華，彼所修也；山名九華，彼所改也；予所居村曰九華，亦蒙彼臆改之力也。坐良久，出，擬循城上至雞鳴寺，憚其峻險，折而東繞覆舟之麓，從其陰覓路。茅蒿雜生，絕無人迹，山石見鑿，轉覺峻嶒，斜日映之，駭輦如赧，留連移晷乃去。歸路明月始升，寒塘疎柳，彌為清迥，可謂佳游。夜，離明邀陪陳哲及公鐸于擷英店，乘月而歸。(頁1011)

1935年7月7日（國曆8月5日），季剛先生與女婿等五人出游，寫成清新短文，亦屬日記中之珍品：

午睡起已舖，念今日良辰，又晴涼，遂挈子女五人游北湖觀荷。經鼎丞門，令人入視在宅否，鼎丞出迎，乃入，坐其園中。有木曰平柳，甚高大，予考之，乃柎柳也。又至其書室，覽其所為《毛詩》音韻名物之稿。邀同泛舟，繞菱洲一匝，荷葉荷花殊盛，復辛未前之舊矣。還坐荷院茶社啜茗，看夕陽。暝乃赴青年會食堂，洋菜頗精，佐以洋薄荷酒，醉飽。乘鼎丞車返，鼎丞至吾門而別。今日與鼎丞說購《道藏》事，鼎丞極贊之。(頁1075)

（三）賞字與揮毫

賞字與揮毫，向來是文人墨客極為喜愛的項目，非但可以表白心志、顯露才華、欣

賞藝術之美，提高生活品味，而且可以修身養性、陶冶情性。《黃侃日記》中，與門人潘生常有賞字或揮毫的情況，有的適合掛在牆上，有的寫在扇面上，或書本上。舉述如下：

「潘石禪來，示以宋拓《皇甫碑》……今日以此事為最樂。」（頁354）

「夜為石禪臨〈鶴銘〉字作長卷。」（頁545）

「小出過潘生，為作書甚多。」（頁545）

「太希及一蕭姓偕石禪來請作書，為書楹字四副。」（頁565）

「寫屏七幅，焯及潘婿侍書，潘婿至暮乃去。」（頁1006）

「閑暇難得，下晡林、潘二生來，請作書，又費日矣。」（頁1027）

「以〈袁安碑〉託石禪持出，裝為立軸。」（頁1035）

「裝先公〈壬辰守歲示諸子〉及〈癸巳元日賀春客去作〉詩稿為橫幅、漢〈袁安碑〉拓本為立軸成；與漢鐵盤并先公題記拓本、秦〈琅邪刻石〉殘字十二行拓本、先師儀徵〈劉君墓誌〉拓本懸諸樓下書室。」（頁1037）

「襲善持來先公書一軸，令辨真偽，審是中年書。」（頁1088）

「襲善求題記所得先君子書大屏軸後，又錄先君子〈壬辰除夕示諸子詩〉為屏幅及新成語為楹帖。」「以舊石大印章二，令襲善覓印人刻之，以識藏書。」（頁1090）

「旋攜張壽丞（此人善刻銅）所刻印二方至，大皆方二寸，皆朱文：一曰「量守廬寶」；一曰「蘄春黃侃季剛印記」（以二行刻之，頗有法）。與之共午食，遂出買泥。」（頁1091）

季剛先生書寫的墨寶，多是送人拿回去懸掛在牆上，持有人包括潘生石禪、林生景伊，還有石禪的舅舅太希……等。而季剛先生自家的牆上，則懸掛東漢司徒〈袁安碑〉拓本、其先父詩稿墨寶、秦朝琅琊刻石拓本、先師劉師培墓誌銘拓本、太炎先生〈量守廬記〉³⁶等。大概是如同《莊子·寓言》所說：「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自己的字是否寫得好，總需由外人來評定吧，以免「內臺叫好」之嫌。

（四）師愛徒，用心栽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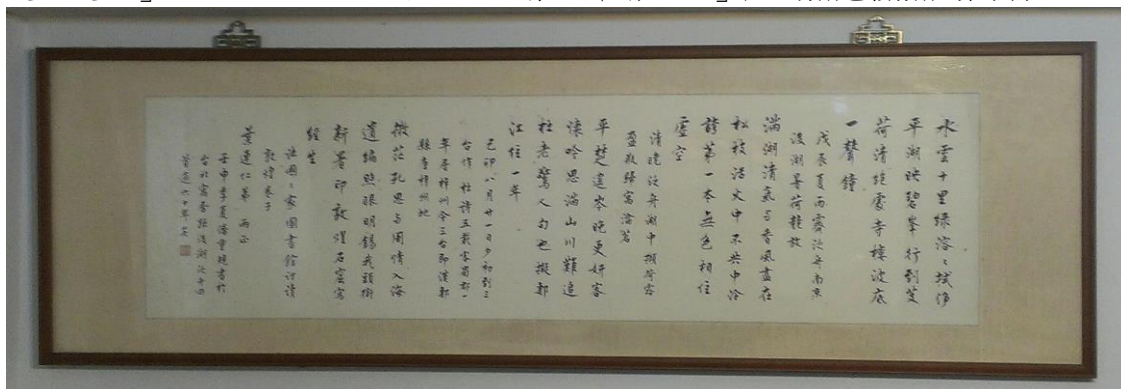
季剛先生非常疼愛門人潘生，是從看了考卷開始；那次感動，只是人與紙的會面。1928年5月10日（國曆6月27日）：「校中送試卷來，潘崇奎甚可成就。」（頁309）。第二次在日記裡的紀錄，是人與人的見面——當然是指教室以外的場合。1928年5月15日（國曆7月2日）：「潘生崇奎（號石禪，贛縣人，年廿一）來謁，貽予荷露一瓶，彼從後湖親挹取者也。與之久談，才極秀穎，貌亦溫厚，可愛可愛。……口占七言律一首，書石禪扇上。」（頁314）這是多麼重大的因緣歷史時刻。

1992（壬申）年，石禪師在臺北曾賜予墨寶，寫道：「水雲十里綠溶溶，拭淨平湖映碧峯。行到芰荷清絕處，寺樓波底一聲鐘。（自注：戊辰夏，雨霽，泛舟南京後湖，暑荷競放。）墨寶又有一首寫道：「滿湖清氣與香風，盡在松枝活火中。不共中冷誇第一³⁷，本無色相住虛空。」（自注：清曉泛舟湖中，擷荷露盈瓶，歸寓淪茗。）其所提到「戊辰夏」正是此1928年，亦即季剛先生所寫的「貽予荷露一瓶，彼從後湖親挹取者也。」當年，那是獻給季剛先生泡茶品茗用的。這件事竟然可從石禪先生後來所賜墨寶中得到相互呼應。季剛先生在1928年當日對潘生的評語是：「與之久談，才極秀穎，貌亦溫厚，可

³⁶ 《黃侃日記》1934年7月30日（國曆9月8日）：「以師書并函并〈量守廬記〉，付田持往裱肆裝成橫披，更安玻璃框；又以師書「寄勤閒室」四字并旭初跋語安玻璃框，又重裝府君〈攜幼嬉晴圖〉及詩影刊本。」（頁1000）。又8月3日（國曆9月11日）：「恭懸府君《冬游圖詩》、荊漢師〈量守廬記〉于靜室。」（頁1001）。

³⁷ 中冷，泉名。在今江蘇鎮江市西北金山下的長江中。相傳其水烹茶最佳，有「天下第一泉」之稱。

愛可愛。」並且「口占七言律一首，書石禪扇上。」此為熱心關照的開端。



(潘重規先生1992年墨寶，前兩首與《黃侃日記》1928年日記相呼應。)

1929年7月13日(國曆8月17日)「夜月明淨，與石禪步至天一局，取《十經文字通正書》二部，以一予石禪。」(頁549)。1929年7月16日(國曆8月20日)「來青閣寄《助字辨略》三部來，分與念容、念田及石禪。」(頁550)。季剛先生買了文字學方面的書籍《十經文字通正書》、《助字辨略》，送給子女和潘生，那是他最關愛而且最用心培育的三個人。

1929年7月20日(國曆8月24日)，《黃侃日記》：「偕石禪挈容兒、田、祥三兒，乘汽車如湯山，以酷暑思浴溫泉也。地無山水風物可言，徒有村舍數十家耳。……予按，湯山之名始見《太平寰宇記》，未有言其風景者。……還時在塗，車機出火，停住三次，日迫纔黃，曠野可懼。」(頁551)。此次出遊，門人潘生可能是中暑，又加上車子在昏黃的曠野中引擎冒火等，受到驚嚇。次日，季剛先生得知潘生生病了，隨即前往探視，日記寫道：「聞石禪小病，立往視之。湯山日來無游者，故我往游之，然犯熱受驚，又致石禪病，殊無謂。」(頁551)。

1931年5月8日(國曆6月23號)《黃侃日記》：「見容與田書，言潘婿病，為之竟夕不寐。」(頁699)。同年7月10日(國曆8月23日)：「夜，潘婿及女容辭赴鄂，以昔在武昌所購《續古逸叢書本》四開本宋刊《說文解字》一函贈潘婿。此書予所甚愛，付彼時殊鄭重也。」(頁716)。同年10月14日(國曆11月23日)：「見報甚關心漢上事。」(頁738)，次日，「致電石禪，屬速偕歸。」(頁738)。從這些資料，足以看出季剛先生屢屢懸念潘生的健康和 safety 問題。如有不良的狀況發生，季剛先生可能為之竟夕不寐。

其它在授業論學、一起進食、偕同出游，攜之拜見太炎先生等方面，都足以顯示季剛對潘生的指導與栽培的用心，已見前述，茲不贅。後來，季剛先生委請好友旭初設法協助，讓石禪有機會回到母校中央大學任職，也是鑑於大學是從事學術研究極佳的場所，故努力拉拔女婿，促成此事。

(五) 徒敬師：盡力協助

自從認識潘生之後，季剛先生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得到不小的幫助，明顯的表現在以下幾個項目：

1、購書或運書：

第一期：「潘生石禪有《史通通釋》，較好于田所買者，今取來，遲將償其值。」(頁410)。

「屬石禪託天一書局買《十經文字通正書》、魏了翁《五經要義》。」(頁545)。「以廿元託石禪寄來青閣。又購《助字辨略》三部……又託石禪購書長沙清香留六號

鼎文書社。」（頁 549）。「湖南書寄到，凡《漢書補注》……五部，即以銀卅五元予石禪，《郡齋讀書志》求之歲餘乃得，求書之難也。」（頁 554）。「石禪送湖南所寄詩《三家詩義集疏》一部、《文心雕龍》一部來，即償其值。」（頁 560）。「屬石禪明日代買《王忠愍遺書》。」（頁 567）。「午託石禪寄來青款。」（頁 574）。「託石禪匯錢四十二元買《憲齋集古錄》、《清儀閣古器物文》二書。」（頁 580）。

季剛先生酷愛買書，門人潘生也勤於助買，代為訂購、跑腿。有時潘生買到較先前所買更優異的版本，例如《史通通釋》，季剛先生就會花錢將它買下來。此時期共計代購十四部書籍。

第二期：「以《南宋群賢小集》轉鬻于校中，令石禪往送。」（頁 584）。「令石禪買得石印《經傳釋詞》一部。」（頁 585）。「屬石禪購《四部書目總錄》（丁福保所編也）。」（頁 585）。「屬石禪求《道藏舉要》第六類于上海。」（頁 587）。「石禪代買《荀子集解》、《莊子集釋》各一部。」（頁 590）。「屬石禪致書來青，云：《春在堂全書》配補，又點壞，只予價八十元也。」（頁 591）。「屬襲善持錢償保文堂、天一書局兩處書債，且購《補華嚴懸談》。」（頁 597）。「屬襲善致片蟬隱，令寄《百二漢鏡齋秘書》、《尚書駢枝》。」（頁 599）。「石禪在文海山房代購得羅振玉《永豐鄉人稿》八冊，價十二元。」（頁 608）。「石禪為買得《金石存》一部。」（頁 609）。「石禪又為買得《庚子消夏記》、鮑刊余書，擬予八元。」（頁 610）。「石禪為買得《續古逸叢書》全部，價百有八元。（依原價八五折又八五扣），此書中有《道德經古本集注》，為予所急欲觀者。」（頁 613）。「擬買《新鄭古器物圖錄》（價八元）。已買《續古逸叢書》，更思《又續古逸叢書》，令石禪為買得之。」（頁 613）。「屬石禪取《四部叢刊》第四期書，凡三十一包。」（頁 615）。「令石禪尋碑賈賈子欽配補唐石經闕字，并償前欠石經價十元。」（頁 616）。「石禪在萃文為買得劉世珩仿宋本《五燈會元》一部十二冊。」（頁 617）。「石禪為買保文堂所售《禮書》、《樂書》。」（頁 619）。「屬石禪向商務分館代訂百納本《廿四史》一部，價二百八十五元（以大中國圖書介紹，得九五折），借石禪百元足之。」（頁 620）。「屬石禪寄銀（十四元一角）買內藤還曆《支那學論叢》，以其中有鈴木氏《敦煌本文心雕龍校勘記》也。」（頁 622）。「令襲善寄銀七十八元與富晉，六元與來青。」（頁 624）。「石禪為購《老子翼》、《欽定四書文》、陳文述《秣陵集》。」（頁 626）。「石禪買得新出敦煌本《淨名經集解關中疏》一部二冊。」（頁 627）。「令襲善出寄錢三百元與富晉，償三次書價。」（頁 630）。「石禪為買得《西清續鑑》、《寧壽鑑古》各一部。」（頁 640）。

這個時期，潘先生已經是「準女婿」的身分，師生更像一家人，代購或代運的圖書的數量，比前一期更有可觀。

第三期：「令石禪往買岑刻《舊唐書》、《建康實錄》、《藝海珠塵》、《白下瑣言》。」（頁 643）。「馮培基送來舊本《建康實錄》，破缺《藝海珠塵》及稗官《白下瑣言》，先予以十元。予以《殊塵》殘缺，無足取，令石禪送還之。」（頁 643）。「以《簠室殷契類纂》付石禪寄還富晉。」（頁 647）。

第四期：「石禪及大女來自武昌，為予生日將至也。夜偕婿及子赴花牌樓有正書局訂《漢晉西陲木簡彙編》一部，價五元（石亦訂一部）；買《釋迦應化事跡》一部（一元二角）。」（頁 681）。「夜屬石禪買《辨正論》未得，買得《十門辨惑論》、《甄正論》一冊而歸。」（頁 682）。「石禪為買得《元牘記》、《古今學考》及龜殼書二種。」

(頁 682)。

第五期：「與潘子商購新刊《潛研堂全書》事。」(頁 1042)。「與潘子談買《十二家金文著錄》。」(頁 1043)。「託石禪轉託鍾山書局向開明書店預買《新元史》一部、《廿四史補編》一部五冊，兩日購書耗銀三十五元。」(頁 1057)。

購何書？讀何書？皆足以看出一個學者的涵養和專長，潘石禪先生所幫助購買的圖書，包括經、史、子、集中的單行典籍和重要叢書。論其特殊，則亦包括佛典、道藏、敦煌圖書、金石甲骨，甚至是日本學者的著作。這類的範疇和典藉，成就了兩位國學大師。

2、鈔書、借書

第一期：「令潘生借《三劉文集》。」(頁 514)。「中央大學借得《殷虛書契前編》四冊，擬與石禪鈔此，并鈔劉鶚《藏龜》，則龜甲之書于是乎全。」(頁 583)。

除了購買一途外，有些書籍不見得能買到，季剛先生則令門人潘生去借，或借來抄寫。例如向中央大學借得《殷虛書契前編》四冊，打算交由潘生抄寫，師生倆於借書的次日，就一起前往購買所需的文具：「暮偕石禪詣榮寶齋買玻瓈、綿紙、水筆，世界書局買三足顯微鏡，為鈔甲文之用。」(頁 584)

第二期：「屬石禪鈔師撰《三字經》竟。」(頁 619)。「令襲善及焯校《萬象名義》。」(頁 623)。「石禪為校勘所倩人鈔《篆隸萬象名義》畢工，什襲藏之。石禪過錄《漢書》完。」(頁 628)。

第五期：「夜，潘生來。取《鄭谷集》還。」(頁 1012)。「潘子借《後漢書集解注》六冊。」(頁 1037)。「託潘生抄《辨正論》。」(頁 1047)。

鈔書除了複製書本之外，在鈔的過程中，鈔寫者會在腦中留下印象，就在無形中增進自己的功力，大有助益於個人的學養。

3、贈與書籍或物品

第一期：「潘石禪贈予袁海叟詩二冊。」(頁 540)。「潘生貽周尺墨。」(頁 544)。「石禪貽予《宋人集》四集，檢理竟日，惜僅刻四集耳。」(頁 549)。

第二期：「石禪贈予全祖望撰《年華錄》二冊，疑非紹衣所為。」(頁 613)。「石禪貽予《知不足齋叢書》一部。」(頁 628)。

第五期：「潘生送案上放射電爐一。」(頁 1018)。「潘生貽錦石，為水仙之供。」(頁 1025)。「石禪及大女來自武昌。潘親家贈刻瓷印色合一，甚精。婿又贈花盆一雙，置堂中，愜意。」(頁 1034)。「石禪送白菊十餘盆，已開。」(頁 1091)。

季剛先生於1934年5月15日(國曆6月26日)搬入新居。(頁981)。之後，女婿石禪先生之所贈，著重在點綴和佈置新居的用品

4、幫忙蒐集先人資料

《孝經·開宗明義章》：「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從《黃侃日記》中的資料來觀察，季剛先生真是罕見的「孝子」。對其先父、先母的冥誕和忌日，年年恭謹地祭祀，不敢稍有怠慢。而且一直反躬自省，奮發惕勵，努力於「立身行道」，想要「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外，他對於其先父的資料非常關心，希望先人散佚的文稿、事蹟等，能得到蒐集和發揚。例如1922年1月5日(國曆2月1日)，《黃侃日記》：

清理臥室書籍及抽屜，檢得子受兄（去年十月下世）手錄先大夫赴書及哀啟稿。侃孤露時已十三，而無所知識，故于我君之學術、行誼文章、書法，皆不能深知。既而叔兄亦亡。侃以孤子當室，從師受學，帖括是求，於楹書絕不能讀；稍長，略知為學而苦貧奔走，又通輕俠，不能折節；洊遭喪亂，餬口四方，提挈老幼，遠別丘壠。今則年向四十，而先人著述未獲重刊流布，墓碑、祠主尚俱未立。此罪真擢髮難數矣。（頁70）

《黃侃日記》中記載季剛先生平時十分關注其先君四處分散的資料，並且廣事蒐羅，或有人議論不實，使其先君蒙受委屈的情況，季剛先生也會加以辯駁，舉例如下：

1921年10月15日（國曆11月14日）「沈仲復先生（諱秉成，歸安人）所編刻《詠樓盍間集》中，有先君詩一卷。」（頁27）

1922年八月廿四日（國曆十月十四日）「晨，胡肖衡來（名祖銓，省署祕書，蘄水人），午後答訪之，……胡言近購得先君書楹帖。」（頁228）

1928年5月11日（國曆6月28日）「閱王氏日記第七第八，此卷涉及吾先君者五所。尋王氏說經，祇事穿鑿，澆風一扇，流毒無窮。」（頁310）

1928年5月13日（國曆6月30日）「閱王翁日記第九，涉及吾先子者一所。先子以戊寅重至四川，其時方稚璜方督蜀，與先人進士同榜，鄉試亦同歲。先子不善稚璜所為，而於離堆堰事，尤惡其遏川易舊法，知必有崩決之患，題記李冰廟壁，有云：「但願吾言不驗，則益州人之福也。」無幾何，隄果潰。……廷遣二使來案，至離堆拓先人前所題於壁間者以為佐證，稚璜由是大恨。先人前治雅州、治成都、分巡建昌，皆有治跡，所至見愛。顧自戊寅至蜀，丙戌始署按察，中間閒居九載，未嘗一出干人。……未嘗以閒冷為意。稚璜嘗欲以夔關權稅事委先子，峻卻之，領采訪忠孝節義局月俸五十兩而已。今觀閩運所以訕先人者，一則曰倨傲，再則曰舉動矜異，而皆託之人言。夫處於面諛翕肩求援附勢之群吏諸生中，獨得倨傲矜異之名，則先人之耿介方嚴彌可見矣。若閩運之輕薄侮張，實居食客，而名則為賓師，浮華交會，銜鬻取名，自我先人視之，直糞土也。」（頁312）

19288月20日（國曆10月3日）「肅誦先府君為許秋文《玉井山館集》所作書序。」（頁363）

1929年9月20日，（國曆10月22日）「發唁金華林（梁園）書。梁園之父鶴生徵君（諱永森）所著《洪戒山人詩稿》一冊，中有江漢書院上先府君七言律詩一首。」（頁572）

1929年12月22日，（國曆1月21日）「夜與念田讀先府君《念昔齋寤言圖纂》，感觸悲慟。」（頁598）

1931年10月4日（國曆11月13號）「得劉蹟書，并先府君為子雲（不知何人）所書朱箋楹帖八言。又蹟所撰《聲韻學表解》稿，求為署首，蹟亦求之有道哉。」（頁736）

1932年5月19日（國曆6月22日）「陳冕雅以得自友人之漢〈五鳳盤銘〉中鑄先君跋語拓本裝成見詒，即懸之西壁，并為之書便面以酬之，留飯而去。」（頁795）

1934年3月20日（國曆5月3號）「晤冕雅，貽以善化黃翰仙丈（錫燾）《寄愚文鈔》一冊，前有先君子序，集中有與先君書，贈先君序各一首。」（頁966）

1934年6月8日（國曆7月19日）「以先君公服像及劉申叔師墓誌銘拓本諉王煜付裱重裝。」（頁986）

1934年6月28日（國曆8月8日）「檢篋得先慈母田太夫人所藏先府君常用漆綠團扇一柄，一面作小行書，一面畫蘭。公手迹，書存者尚不乏，畫則僅有此耳。亟

令田持往裱店裝作手卷。」(頁991)

1934年10月9日(國曆11月15日)「孟倫交來趙少咸書，言三事：一、催撰其《唐韻校本·序》。二、屬將先府君〈事略〉寄蜀，以便蜀人呈請入名宦祠。三、借十一家校本《經典釋文》。」(頁1016)

1935年4月21日(國曆5月23日)「下晡，高啟、公佑兩姪孫自里中至，齎來兄孫曾佑書，并皮篋一、網籃一(內儲臘肉、醃菜多種)。皮篋中藏：府君書八尺大楷屏八幅。八尺大楷聯(與叔兄)一幅。八尺大字中堂一紙。橫披行草詩稿一張。小屏格言四幅。小屏題畫并畫四幅。家書夾入公牘冊一冊。府君三十五歲(癸丑)在河南縣寫像一幅。《寤言圖纂》元稿一帙。橢硯(有銘)一。殘漢瓦硯一。府君作大書用硯(內有大蟹、小蟹一)一。朝鮮大院君李石坡畫蘭四幅。葉潤臣先生藏董書〈懷素自敘〉橫幅一。曾佑貽印石大二方、小二方。」(頁1056)。「與田子檢視先公手迹，不禁悲咽。」(頁1057)

對於女婿潘生而言，季剛先生履行孝道，已然做了最好的身教。因此，在蒐集此項資料的工作上，女婿潘生及大女曾適時從旁協助，也做了一些具體的成果。例如：

1932年2月20日(國曆3月26日)「得容書，內附先人墓廬照片六幅。」(頁770)

1935年8月25日(國曆9月22日)「襲善持來先公書一軸，令辨真偽，審是中年書。」(頁1088)

1935年9月2日(國曆9月29日)「襲善求題記所得先君子書大屏軸後，又錄先君子〈壬辰除夕示諸子詩〉為屏幅及新成語為楹帖。」(頁1090)

三、潘重規對季剛學術的承繼和發展

(一)、尊孔崇儒的精神理念

孔子的生日在哪天？官方接受學者的考證結果，做了定調。《黃侃日記》在1922年8月27日寫道：「近世以是日為先師生日。³⁸」(頁232)。之後，幾乎每年的日記在這一天都會提到至聖先師。例如1934年8月27日(國曆10月5日)的日記寫道：「至聖生日，陳經肅拜。」(頁1006)。這樣虔誠的態度，深深影響日後的潘先生，訃文上面的〈潘重規先生行述〉：

來臺任教省立臺灣師範學院(即今國立臺灣師大)。民國四十年(1951)，以假日上午八時至十時講學、庸、論、孟四子書于大禮堂，四方群眾來聆聽，座席無虛。潘先生素來以弘揚孔學為己任，晚年有《論語今注》，由臺灣里仁書局出版問世。

(二)、選擇正確的治經路線

我國經學起源於先秦，漢朝有今、古文經之爭，古文經學注重名物訓詁，專注於考據工作；今文經學闡發微言大義，偏重於章句論難。魏晉南北朝時期，加入佛教元素，形成儒家的義疏之學。唐朝為了結束南北朝以來文字書寫的紊亂現象，顏師古的五經正字在字形上做出貢獻。孔穎達等所著正義之學，則承襲漢、魏、晉、南北朝、隋以來的經說，為儒典做了詳細而系統化的解釋。

³⁸ 後來臺灣地區都認定9月28日是孔子誕辰，因為這樣的教師節才可以避開暑假，老老實實地放假一天。至今教師節還是9月28日，不過已經不放假了。

從《黃侃日記》中，得知季剛先生令門人潘生檢核唐文宗時期所刊立的「開成石經」，磨練他紮穩根基的工作。至於儒家經典的講授，則以孔穎達等所著正義本，清儒阮元校勘本為宗，樹立了經學的康莊大道。其記載如下：

- 1927年11月14日（國曆12月7日）「講《毛詩》，以牟廷相³⁹《詩切》中諸妄說錄示學生，俾知今日新學小生率臆說經之不足為奇，祇足為戒。」（頁275）
- 1928年4月25日（國曆6月12日）「校〈釋詁〉。始校《經典釋文》，有考證者，放阮本《十三經》法，以小圈圈於字之旁，用便檢閱。」（頁297）
- 1928年5月16日（國曆7月3日）「八時餘，容自滬還，帶來江西本阮刻十三經（價四十八元）。」（頁315）
- 1929年10月20日，（國曆11月20日）「窮二日之力取黃氏札記對看，并作標記于本文之側，仿阮刻《十三經》例也。」（頁582）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是清乾隆四年，特命經學大師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頒布學宮；嘉慶二十年，由江西南昌府學所開雕出版。臺北市中山南路的國家圖書館珍藏其善本為最優，此外，臺灣藝文印書館也有出版發行，這是廣受學界推崇的十三經版本。季剛先生無論是講授課程，或是著作的體例仿效，屢屢提到阮刻《十三經》，可見其治學取向。

在《黃侃日記》中，記載季剛先生在大學講授《詩大序》，1932年6月11日（國曆7月14日）寫道：「竟日讀《宋書·謝靈運傳》，最有趣。」（頁800）。這當中實在大有玄機。潘先生來臺之後，主持文化大學《大學國文選》的編訂，必定選入〈詩大序〉這一篇。在中文研究所講授《詩經·大序》時，必將《宋書·謝靈運傳》文末的「論曰」拿來研究特殊章法的緣由，比照〈詩大序〉，以此澄清近人對於〈詩大序〉責以「離題拼湊、漫無章法」等惡評。此外，潘先生秉持《毛傳》、《鄭箋》、《孔疏》的正統詩學，視《詩序》為珍貴的史料，解《詩經》不能沒有《詩序》，對於宋朝朱子廢序的主張給予嚴厲的抨擊⁴⁰。此皆功在學界。

（三）預指多種研究的方向

潘石禪先生有許多研究方向，是在與季剛先生相處時就已預指出來。舉例如下：

1922年3月7日（國曆4月3日）《黃侃日記》：「閱《千祿字書》，錄其所稱諸通正字於《佩文》、《廣韻》書眉上。」（頁138）

1934年8月26日（國曆10月4日）《黃侃日記》：「暮，潘婿來，以所作〈玉篇檢字序〉求正，示以師近文。」（頁1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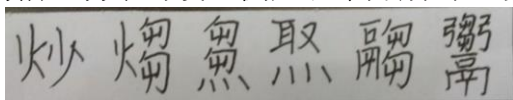
季剛先生與門生石禪皆研究《玉篇》，石禪曾以〈玉篇檢字序〉一文求正，後來在臺灣，石禪先生繼續不斷地研究《玉篇》，並主持國字整理小組，做出具體成果，於1982年，出版《玉篇》二冊，一冊署名《玉篇》，另一冊署名「玉篇索引」。由「國字整理小組」出版，國立中央圖書館發行。

南朝梁顧野王所編《玉篇》三十卷，為我國第一部楷書字典。經過唐朝孫強及宋朝陳彭年的「增字減注」，導致原本注文被嚴重刪削。清光緒年間，黎庶昌、楊守敬在日本訪書，發現原本《玉篇》之零卷，影印行世，學者得窺《玉篇》原書真貌，稱快士林。能認識異體字，才可能讀通敦煌寫本等重要文獻。潘石禪先生合《大廣益會玉篇》及《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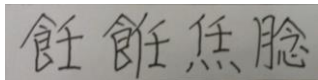
³⁹ 牟庭，原名牟廷相。

⁴⁰ 參拙著：《中國歷代詩經學》第七章第三節之「朱熹」。（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版），頁277。

篇零卷》，綜理正文及注中異體字，編成《玉篇索引》，不獨便於初學檢查，亦足供研究文字者之鈎稽，功不可沒。例如以下分別為「炒」及「飪」的兩組異體字：



(《玉篇》中「炒」的六種寫法)



(《玉篇》中「飪」的四種寫法)

《文心雕龍》為季剛先生的專研課目之一，1919 年執教於北京大學，即編寫《文心雕龍札記》，為授課之用。其中有非常重要的論斷，例如王更生教授曾引述其說：

自漢以來，詞人鮮用興義，固緣詩道下衰，亦由文詞之作，趣以喻人，苟覽者恍惚難明，則感動之功不顯；用比忘興，勢使之然。……用比者，歷久而不傷晦昧；用興者，說絕而立致辨爭。當其覽古，知興義之難明，及其自為，亦遂疏興義而稀用；此興之所以寢微寢滅也。⁴¹

詩經「六義」中的「興」義，在漢朝逐漸衰微，季剛先生在《文心雕龍札記》中對此一現象做了上述精闢的說明。離開北大之後，季剛先生仍持續關注《文心雕龍》，見於日記的情形如下：

1929 年 8 月 18 日（國曆 9 月 20 日）「石禪送湖南所寄詩《三家詩義集疏》一部、《文心雕龍》一部來，即償其值。」（頁 560）

1930 年 3 月 24 日（國曆 4 月 22 日）「小石以所過錄趙萬里校唐寫殘本《文心雕龍》，起〈徵聖〉，訖〈雜文〉見示。……〈辨騷篇〉：「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向於「苑其鴻裁」句不甚了了。今見唐寫本乃是「苑」字，始悟苑、獵對言。言才高之人能全取《楚辭》為樞範；心巧之人亦能於篇中擇其豔辭以助文采也。書貴古本，信然。」（頁 622）

1930 年 3 月 26 日（國曆 4 月 24 日）「屬石禪寄銀（十四元一角）買內藤還曆《支那學論叢》，以其中有鈴木氏《敦煌本文心雕龍校勘記》也。」（頁 622）

1934 年 3 月 6 日（國曆 4 月 19 號）「借離明敦煌本《文心雕龍》影片廿二紙。」（頁 963）

1930 年 3 月 15 日（國曆 4 月 13 日）「大雨中以馬車偕石禪、焯、田，赴長洲何魁垣寓居。……魁垣今日所延之賓為法人馬古烈（有號曰宣波）。馬為伯希和弟子，年甫二十七，能通數國文字，于吾國學亦多有研討，又前未至此土而漢語嫻熟，亦難得也。預約以明日往訪彼于中央飯店，并約禮拜三游棲霞。」（頁 617）

後期的《文心雕龍》之學，季剛先生加入敦煌學以及日本鈴木氏的校勘記。也能與法國伯希和的弟子馬古烈有所接觸，牽了敦煌學一條熱線，這些都影響石禪先生的治學方向，後來每每利用暑假期間，沈浸在外國圖書館，努力蒐集敦煌學資料。潘先生在臺灣講授《文心雕龍》，同時更是敦煌學的最知名學者。1970 年，潘先生《唐寫文心雕龍殘本合校》問世，由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為學界做出重要的貢獻。

1928 年 9 月 6 日（國曆 10 月 18 日）《黃侃日記》：「與商務一箋，催邵批書目，求《嘯堂集古錄》、《龍龕手鑑》，又《涵芬樓六集》。」（頁 369）

1934 年 7 月 29 日（國曆 9 月 7 日）《黃侃日記》：「上先生書，謝撰〈量守廬記〉，

⁴¹ 王更生著：《文心雕龍讀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下編，頁 144。

求《漢學論》稿，言秋中奉觀。又以宋影刊夾貢四開本《龍龕手鑑》一函三冊呈覽。」（頁1000）

《龍龕手鑑》受到季剛先生高度重視，其後，石禪先來臺，即完成《龍龕手鑑新編》、及《敦煌俗字譜》，此工具書的完成，對於敦煌寫本的研究者大有助益，厥功甚偉。

1932年12月14日（國曆1933年1月9日）「看《日知錄》鈔本九，未訖，內有〈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今本有目無文，鈔本具在，手錄一過，知少日早懷匡復，雖見譏于宗族、姻戚、鄉黨、知舊，而未嘗獲罪於聖哲賢豪。」（頁844）

1933年閏5月8日（國曆6月30日）「食後，以《日知錄校記》稿付旭，託其與中央大學為予印行之樣本校對。」（頁891）

顧炎武的氣節為季剛先生所欽佩，季剛先生曾為《日知錄》做出校記，交由中央大學出版。石禪先生繼承此業，來臺後，有《亭林詩考索》問世，由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將此明末大儒遭遇亡國之痛，以極隱諱的方式所表達的心聲，加以鈎沈，以及發微。發掘亭林先生的苦節苦心，使先賢之耿耿精誠不隨時日而泯滅。

（四）、虔心禮佛與心靈歸宿

季剛先生信佛，《黃侃日記》頁42、頁62，季剛先生曾寫下有關佛學、佛書的長篇論述，此外，例如：

「夜，潘生來談，與之言佛學。」（頁544）

「夜讀《楞嚴》。」（頁599）

「與石禪夜讀《淨名經》，甚快。」（頁627）

「夜與潘生誦《大乘起信論》。」（頁708）

「夜誦《華嚴》。」（頁717）

在臺執教期間，潘先生從未在課堂上提及佛教信仰，頂多只是分發敦煌佛經資料給學生校勘文字，如此而已。但從季剛先生日記之中，可發現石禪先生信佛已久，早已具備深厚的學養。晚年反應在《六祖壇經》的整理方面，有《敦煌壇經新書》，由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在2005年出版。這是石禪先生參考向達手抄敦博本及敦煌本，校對而成的著作，對佛教文化做出偉大的貢獻。

結 論

經由本篇的研究，對於季剛先生及其女婿潘生的相處事例，可得出以下結論：

（一）拔擢人才，眼光精準：認識潘生，是從中央大學試卷開始，當下即給予潘生好評。及至許嫁女兒，《黃侃日記》寫下精當的評語：「勤學能文，覃思經術，可望傳業，且溫恭有德量。」這些評語後來都得到印證，可見季剛先生眼光非常精準，選到一位極為特出的好女婿。筆者從1977年進入大學開始，直到2003年潘師九十七歲逝世，在這漫長的歲月裡，從未聽過潘師在人前或人後批評任何人的缺失，這種美德是學生們應該自省惕勵，努力以學的溫恭和德量。

（二）疼愛女婿，古今罕見：念容或許因為自幼失母，季剛先生必須多加擔待。季剛先生對這位由衷賞識的潘生，可謂寵愛有加，訪談、共餐、同遊、論學、解惑、題字、贈詩，掛心和照顧幾乎無微不至，而且還帶潘生去拜見太炎師，名字才由「崇奎」改為「重規」。畢業結婚後，將女婿潘生從湖北召回，推薦他進入中央大學任職。課業之餘，聘潘婿擔任小孩們的家庭教師。岳父如此寵愛和照顧女婿，令人嘆為觀止。

- (三) **兩人同心，相輔相成**：季剛先生因為帶著家人和潘生出遊，往往觸物起情，許多詩文作品於焉產生。門人潘生因為幫忙買書、借書、鈔書，季剛先生研究之路得到大力佐助，由是更為順手；潘生也能從不斷的勞動中獲益，迅速增進學養和功力。為了消除鬱悶和心煩，潘生會陪在季剛身邊，論佛、誦佛，讓彼此心靈得到安頓。季剛先生常以其亡父生前資料散佚為念，潘生夫婦亦懂得幫忙分勞，協助季剛先生蒐羅資料，完成其做為孝子的心願。
- (四) **發揚國學，一脈永傳**：在季剛先生盡心栽培之下，門人潘生繼承多項領域的鑽研，果然後來文字學、聲韻學、經學、敦煌學、文心雕龍、佛學各領域都卓有成就；這些領域也都和當日季剛先生的引導有關。石禪先生的學術傳播於國際之間，著作等身，榮獲國內、外大獎，實至名歸，堪稱大師。當初季剛先生的傾心培養，絕對是功不可沒。

第二篇全文：

《黃侃日記》中季剛先生的生活方式與健康狀況的關聯性

林葉連⁴²

摘要

1907年，黃季剛先生22歲，拜太炎先生為師，太炎曰：「恒言學問進益之速，如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萬里也。」季剛嘗自言：「余觀書之捷，不讓先師劉君。平生手加點識書，如《文選》蓋已十過，《漢書》亦三過。注疏圈識，丹黃爛然。《新唐書》先讀，後以朱點，復以墨點，亦是三過。《說文》、《爾雅》、《廣韻》三書，殆不能計偏數。」買書、讀書幾乎占了季剛先生生命的絕大部分。無論義理、辭章、考據等各方面都有極高的成就，鑽研至精，學識淵博，堪稱廿世紀最偉大的國學大師之一。

可惜天不假年，季剛先生在知天命之年竟然驟然隕落，震驚學界。有關季剛先生的壽命，太炎先生所送的生日賀聯：「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裁好著書」，是章、黃傳人共同知曉的故事，但其實應該別有他故，使得季剛先生無法享盡天年。茲從《黃侃日記》中詳加觀察和探究，認為多種問題交錯紛陳，以致季剛先生英年早逝，本篇著眼的九個面向為：一、知名教授終日忙。二、久坐的生活習慣。三、飲酒抽煙無節制。四、睡眠品質不理想。五、思緒敏銳易憤悶。六、家國人事皆憂勞。七、運動養生未落實。八、祭祀卜命不輕忽。九、太炎師賀禮——恩何其重，痛莫如深。

關鍵字：黃侃、黃季剛、章太炎、章炳麟

⁴² 本篇作者現任臺灣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教授。

前言

黃侃，字季剛，生於 1886 年國曆 4 月 3 日（農曆 2 月 29 日）。其父黃雲鵠字翔雲，以二甲進士，歷官至四川按察史。季剛先生初名喬馨，入庠改名喬鼎，後更名侃，字季剛，晚自署量守居士。季剛先生師事劉師培、章太炎先生，所走學術路線是承繼清朝紮實的考據學，有章黃學派的稱號。

1935 年 10 月 11 日（農曆 9 月 14 日），季剛先生以五十英年而殞世，學界震驚。章太炎先生所贈五十歲生日對聯賀禮向來被視為「一語成讖」，但若完全歸因於此，對章先生並非公允。這是本文撰寫的動機，以《黃侃日記》⁴³中的記載為主要範圍，將季剛先生的生活方式作一多面向的觀察，期望推測季剛先生平日的健康狀況，進而找出他英年早逝的真實原因。

一、知名教授終日忙

所謂能者多勞，季剛先生自不例外。優異的能力傳開之後，註定他必須忙忙碌碌過一生。

（一）表現優異，知名度高

季剛自幼即表現穎異的資質，五歲時，跟隨其父翔雲公到成都諸葛武侯祠，就能默記武侯祠楹聯。七歲時，翔雲公任江寧尊經書院山長，季剛留於家，奉其生母周孺人之命，寫信告以家用已匱，信函末綴一詩云：「父作鹽梅令，家存淡泊風。調和天下計，杼軸任其空。」後王鼎丞見其詩，詔為奇才，即以女兒許字，此即日後王夫人（王采蘅）。季剛九歲時，一日讀經逾千言，人呼為聖童。⁴⁴十歲讀畢五經及四子書。

1907 年，季剛先生二二歲，在日本以運甓、不佞、信川等筆名，於《民報》發表關心國事的文章。並於歸國省親之前，拜章太炎先生為師。太炎先生說：「恒言學問進益之速，如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萬里也。」⁴⁵

1911 年，武昌革命推翻滿清，民國始建。1912 年，季剛先生迎田太夫人及王夫人等至上海。太炎先生與馬良、梁啟超發起函夏考文苑，名單中有馬良、章炳麟、嚴復、梁啟超、楊守敬、王闓運、黃侃、劉師培、沈曾植……等人。季剛並主辦《民聲日報》，與汪旭初等共事。⁴⁶

1929 年 9 月 16 日（國曆 10 月 18 日），《黃侃日記》寫道：「君宜言瑞典國人作某雜誌，極推譽予，謂為唐以後發明者，殊可惡也。」（頁 570）。這是指季剛先生在國學，尤其是聲韻學上的貢獻。雖然季剛自言「慚愧」，但也頗稱其實。

1931 年 8 月 7 日（國曆 9 月 18 日），日軍攻陷瀋陽，吉林、黑龍江二省隨之陷。季剛先生兩天後才獲得消息，《黃侃日記》8 月 9 日（國曆 9 月 20 日）寫道：「聞十八夕十九晨遼東倭警，眦裂血沸，悲憤難宣。」（頁 723）。從此，季剛先生憂心國家安危，皆形諸日記之中。1932 年 1 月 24 日（國曆 2 月 29 日），收到國民政府國難會聘函。曾致政府一電與蔣、汪、羅，云：「此數日中，萬不可休戰；即敗，愈于受欺。《易》曰：『不恆其

⁴³ 《黃侃日記》（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 8 月出版）。本篇標示眾多頁碼，省略書名，即指此書頁碼。

⁴⁴ 黃焯《黃季剛先生年譜》（為《黃侃日記》一書之「附錄」），頁 1093。

⁴⁵ 黃焯《黃季剛先生年譜》，頁 1099。

⁴⁶ 黃焯《黃季剛先生年譜》，頁 1103。

德，或承之差。』惟裁省。」力主抗日戰爭不可妥協。(頁 763)。且於次日出席國難會議會員公讌，座有陳公博、張學良、熊希齡、戴濤等。為國事共同付出心力。(頁 764)

(二) 撰寫應酬文章

在文風鼎盛的社會中，多見附庸風雅的現象，無論婚喪喜慶，應酬文字充斥於各個階層。為人子孫若能得到高知名度的文人筆墨，更能為親人增添莫大光彩。章太炎和黃季剛先生的應酬文字，廣為當時文人雅士所熱愛，人們往往透過關係，競相請託爭取。

《黃侃日記》於 1930 年 4 月 24 日(國曆 5 月 22 日)寫道：「得藻孫書，詢作文潤格，告以傳狀、碑志篇二百元，題跋、序記篇百五十元。惟生人諛頌，劣書題跋，斷不肯為。」(頁 630)。表明有所寫，有所不寫；這樣已經設了限制和把關，但季剛先生的日子仍時常為了應酬文字而過得疲累不堪。茲舉《日記》中的數例如下：

「梅僧囑擬一稿，與曾澤溥、王春哉(又一曾姓)聯名致君訥。飯後，撰金君壽頌。」(頁 30)

「為陳勉公作書。為梅僧書其師張子衡撰梅僧父母壽序。」(頁 33)

「午撰〈解伯瑩墓碣〉」(頁 117)

「唐祖培母死來赴，撰一詩〈唐母繼母某夫人遺像贊〉寄去。」(頁 130)

「為長春觀道士撰〈修建禳災致福大齋啟〉。幸手邊有《樊南文集》⁴⁷，〈補編〉中有黃錄齋文數篇，可依以為式耳。」(頁 140)

「午撰何伯棠墓誌。其子黷之不已，乃撰一文以塞其意。余于人之求表其親者……尚有不能忘其親者，宜獎藉之也。」(頁 155)

「佛學院託作請太虛為院長文，應之。余於佛法崇信已深，而問學太淺，不知作成能愜心否也。」(頁 157)

「撰一應酬文字，任董叔所託也。」(頁 687)

季剛有時為撰寫應酬文字，或遇到外務干擾而叫苦，例如：

「撰一應酬文，妨課七日，可恨。」(頁 725)

「欲作文，又有二生來求書，久坐，奈何！」(頁 743)

「撰一應酬文字，費一日之力，夜寄與求者，復竄改至天明。」(頁 897)

(三) 疲於接待訪客

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或許訪客不多，也可能逢年過節時才有訪客。而季剛先生由於盛名之累，則是以有客來訪為常態，有時一日之內，訪客不斷，甚至讓他頗感苦惱。舉例如下：

「正欲展書而客至，遂一日至夜三商不斷人，苦極苦極。」(頁 550)

「讀書未多，忽王澐、旭初，又河南一生，又鄭奠、羅庸相繼麇集，擾擾至九時不得息，苦極苦極。」(頁 563)

「一日對客，倦不可言。」(頁 714)

「一日中來客甚多，不遑記。作文未就。」(頁 743)

「正欲溫書，來客，奈何？」(頁 776)

「讀《宋書》至〈樂志〉四之七葉。朱虞卿自燕來。吳伯陶來。飯客時，胡意德來。夜，孟倫來；離明來，久談湖北教育情況。吾甚疲，半日不得讀書，

⁴⁷ 原誤作《樊南父集》。

亦苦事也。」(頁 796)

「高明送二詩來。方竑書來。向、尚二生來。白匄來。叔黨來。伯愚來。自晡至深夕不得息，甚苦。」(頁 824)

「連日酬應，束書不觀，為損殊巨，今當埒攝。……晚飯時，陳肇一姻家之兄赤東來自里中，與之久談，此又必須酬應者。」(頁 906)

相形之下，如果有些日子無訪客，季剛先生也會特別記以慶幸，這和一般人的生活方式的確有很大的差別。例如：

「此日無來客，無來書，故得專心誦覽。」(頁 812)

「一日無客擾人，妙甚。」(頁 813)

「竟日閑靜，難得，難得！」(頁 858)

「竟日坐雨，無人來擾，幸甚。」(頁 1006)

「竟日蕭閒，可喜。」(頁 1030)

從白天到夜晚，耗費許多精神、體力與客人酬對，而內心卻焦急於研讀典籍，這是雙重折騰；長此以往，難免感到勞瘁痛苦，心力俱疲。

二、久坐的生活習慣

季剛先生過著名實相符「坐擁書城」的日子。他竭盡心力蒐集相關圖書出版的訊息，並且精準判斷其優劣，花大錢購買重要書籍，可說毫不手軟。在《黃侃日記》中的記載如下：

「與來青片，購《金石苑》、《金石圖》、《小蓬萊閣金石》、《隨軒金石》、《兩漢金石記》……。下晡復與來青片，託在蟬隱購新翻《書契精華》、《書契考釋》、《鐵雲藏龜之餘》。與離明書，令求中央研究院印董作賓《新獲卜辭寫本》。」(頁 582)

「細核今年出入，凡入錢近六千，買書費二千。」(頁 599)

「屬石禪取《四部叢刊》第四期書，凡三十一包。」(頁 615)

「竟日理書，知予所藏金石甲骨文字書幾于備矣，兩年來辛苦所得奉金，自日用外，悉以用之此中，亦可謂書癡矣。」(頁 631)

「焯為取得《四部叢刊》第一期，凡五十四包，全書三百二十三部，八千五百七十三卷，二千一百十二冊，於是全矣。計自戊辰夏，節縮日用必需之資，以四百三十元決意買之，首尾四年，乃獲全部，欣喜不已。三年來，買書幾斥八千元矣。」(頁 671)

「《大公報》言，《四庫珍本》二百卅一種，約二千冊。十五號起預約，自五至六十、至六百元，本年七月至明年七月，四次出齊。」(頁 935)

「令田出向商務分館預定買《四庫全書珍本》一部，券為一二七號，價照三月底五百八十元算九折，實洋銀五百二十二元。券付田藏之。」(頁 958)

「商務館送來《四部叢刊續編》最後兩次書。于是，五百冊皆已取得。」(頁 1028)

「檢金陵校叢書目與予所藏者相比，多什一二而已。」(頁 1055)

季剛先生自嘲「書癡」，《黃侃日記》甚至還說：「小石以書淫諷予，予以為視傾身障簾，求田問舍者猶為愈也。」(頁 657)。這是季剛先生堅定的抉擇，認為買書比滿腦子想要購買田舍來得好。

（一）讀書、寫作、博奕皆久坐

季剛先生買書，是因為喜好讀書。非但閱讀速度極快，而且用功甚勤，皆世所罕見。他是研究者、大學者，讀書方式並非一般市井小民閱讀輕鬆的閒書或小說可比。他曾說：「余觀書之捷，不讓先師劉君，平生手加點識書，如《文選》蓋已十過，《漢書》亦三過，注疏圈識，丹黃爛然。《新唐書》先讀，後以朱點，復以墨點，亦是三過。《說文》、《爾雅》、《廣韻》三書殆不能計徧數。」（頁 304）。這樣的讀書法，特別需要投入心力，等同工作，而非休閒。每一階段，季剛先生都會排定讀書計劃，同時預設目標。以 1928 年戊辰 7 月 5 日（國曆 8 月 19 日）為例，季剛為自己排定的日課如下：

- 1、鈔《古詩存目錄》。
- 2、校《經典釋文》。
- 3、點全上古至隋文、全唐詩。
- 4、翻群書屬於目錄金石者。
- 5、臨漢晉簡牘。
- 6、撰擬宋子京文。
- 7、讀《河嶽英靈集》（頁 345）

鈔、校、點、翻、臨、撰、讀，彼此不同的工作，季剛先生都希望依序操課，自我督促，以完成預訂的目標。

季剛先生讀《尚書》的記錄：「校《尚書》以《七經考文》竟，又諸古寫本校之，又以《匡謬正俗》、《群經音辨》原本至篇校之。」（頁 522）。讀緯書，也是拿多種書籍對比合觀，例如：「日中讀訖陳氏《白虎通疏證》，續閱此書（指《通緯》），用《古書微》，武英殿本《易緯》八種、《學津討原》本《尚書大傳》及玉函山房集緯書對看。」（頁 558）。此外，例如校《呂氏春秋》，《黃侃日記》於 1930 年 1 月 13 日（國曆 2 月 11 日）的記載是：「始開筆校《呂氏春秋》，以畢、梁、蔡、陳、王、俞、孫諸家校于叢刊景印明宋邦人本上。今日先校畢本，至卷五。」（頁 603）。是用畢沅、梁玉繩、蔡雲、陳昌齊、王念孫、俞蔭父、孫詒讓等人的著作合校，記錄於明本上。這還不夠，到 1 月 23 日，又想要外加，因為季剛先生寫道：「檢《左庵集》，知劉君有《呂氏春秋斟補》及《呂氏春秋高注校義》，想俱在《國粹學報》或《中國學報》中。又張文虎亦有勘審《呂覽》之作。然檢《舒藝室隨筆》僅說〈序意篇〉一條，未知別有成書否也。夜失眠。」（頁 606）。一般學者讀書，有幾人能這樣錙銖必較、或殫精竭慮地付出？由此可見季剛先生不同凡響之處。也從此知道「久坐」是他的一大致命傷。

當然，《黃侃日記》中也偶爾記載與朋友打牌、手談、打麻雀……等，固然有聯誼、娛樂或解憂等效果，可是，博奕也需久坐，同樣對身體產生不小的傷害。

（二）久坐而產生不適反應

久坐過勞的弊病，季剛先生在日記中頗有記載，例如：

「五嫂蕭孺人墓誌銘，令焯來錄稿，改竄竟日，予甚疲焉。」（頁 931）

「夜接翻《說文》至十上，疲甚不能畢工，頽然就寢，屢厭心悸。」（頁 282）

「夜至亥初，更衣下血，甚憊。連日痰忽多，腰脊微痛，蓋由誦讀過勞也。」（頁 289）

另外，還有許多：胸膈痛、胸悶、暈眩……等記載，其成因應該與久坐有關，長期久坐，血液循環不佳，心血管容易產生毛病，新陳代謝遲緩，體能日漸減弱，體內毒素不易排

除……，其缺失難以計數。

三、飲酒抽煙無節制

（一）戒不掉的煙癮

從《黃侃日記》裡的「買煙」（頁 7）、「買煙袋」（頁 8）、「買煙筒」（頁 15）、「買芳澤及紙烟還」（頁 295），就知道這時候的季剛先生有抽煙的習慣。1928 年 8 月 4 日（國曆 9 月 17 日）寫道：「罷甚，睡起，誓斷烟，以欵不可堪，且此物食之無味也。曉湘來，贈以漆紵煙盒一（已成無用）、豆豉二包。」（頁 358）。本以為從此季剛先生就戒煙了，結果不是。因為後來的日記留下仍然抽煙的證據，下列五條資料，前三條是 1931 年，後二條則是 1932 及 1935 年：

「暮挈三子出食于民眾，且購絨，并買一水煙袋。」（頁 734）

「飯後吸水煙致嘔，遂令痰中連連有血。急詣夏醫診之，云係肺氣腫，予以水藥一瓶。」（頁 746）

「午後，挈三子出買煙嘴，旋折斷，更買二管以補償焉。」（頁 753）

「劉熙來，言願執贄。（寶慶產大竹，製烟草匣，熙持來）。」（頁 820）

「遷居一年紀念，延客十一人以慶之：二劉、周、汪、徐、曾、黃、潘、林也。辟疆貽象骨烟觥。」（頁 1062）

（二）飲酒之樂

飲酒是我中華固有的文化現象之一，淵源甚古。飲酒可以助興，賓主布誠盡歡，增進情誼，季剛先生頗能體會藉酒聯誼之樂，日記中的飲酒紀錄不勝枚舉：

「赴錢芥塵招飲小有天，還坐神州館，又與劉公畏數人登樓外樓，十一時還。」（頁 15）

「今日為十一妹二十初度，晚飯甚樂，諸人皆醉，飯後至中舞臺觀劇。」（頁 17）

「公鐸自滬來。晚公鐸招飲於教育館，與伯弢先生及黃仲荃（樂清）同坐。」（頁 394）

「焯為取得《四部叢刊》第一期，凡五十四包，全書三百二十三部，八千五百七十三卷，二千一百十二冊，於是全矣。……首尾四年，乃獲全部，欣喜不已。夜以名酒慶之。」（頁 671）

「夕與婿、女共飲。」（頁 682）

「焯攜酒肴來痛飲竟日。」（頁 688）

除了增進彼此情誼之外，喝酒也能讓詩人飄飄然放任不拘，甚至融合物我，一起進入美妙的、飄逸的詩境。例如 1934 年 2 月 16 日（國曆 3 月 30 日），季剛先生有詩二首，〈雪後作〉：

春寒閉戶少游情，新柳偏能引意行。忽遇杏花謀一醉，夢回飛雪灑窗聲。

南土仍看朔氣來，杏花能與雪爭開。禊游莫詡春衣好，且擁熏鑪進一杯。（《黃侃日記》頁 957）

如果季剛滴酒不沾，大概就寫不出「忽遇杏花謀一醉」和「且擁熏鑪進一杯」這樣的美

句了。

（三）時戒時飲，隨時變更

酒有其美妙處，但也可能傷害健康。適度飲酒或許是好的，但失去節制，或時機不對，都會造成負面的作用。季剛先生是大紅人，平日應酬的人物特別多，飲酒過量的場合想必不少。他的健康問題屢屢寫在日記之中，例如：

「晚食於教育館，始開酒戒。」（頁 378）

「止酒。」（頁 392）

「今日破戒小飲，夜極不適。」（頁 407）

「隔痛二三日，蓋除夕飲酒之故，加以元旦鈔《史通補釋》竟日，亦太勞也。」（頁 478）

「止酒。」（頁 688）

「夜赴劉三之招，與楚儻、劉麻諸人飲，劇談。」（頁 693）

「飲茅臺村酒，食辣子。燥甚，夜咯血甚多，疲極。」（頁 828）

「止酒，月費不訾，徒以廢時益病，可恨也。」（頁 848）

「晡授書，疲甚，歸飲，遂至醉甚，昏睡至夜半乃寤。中酒心情，今知之矣。」（頁 918）

「返，于路歎血，亟買藕汁飲之，夜止酒。」（頁 954）

一方面可能由於酒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可能是朋友的盛情難卻，以致戒酒與開戒循環不已，這往往是酒友一群的常態。

（四）病情加重還要喝

假如健康的警訊已然發出，為什麼還不斷地飲酒？莫非是「酒癮」已深，無法戒除？這是季剛先生令人費解之處。以 1935 年為例，《黃侃日記》記載元月 4 日：「晚感寒，覺膈痛，飯後自展衾早眠。」元月 6 日：「夜，胸脘痛。」元月 9 日：「胃痛，不能寐。」（上皆頁 1034）。這樣的身體狀況實在欠佳，但元月 19 日他就開始喝酒了，日記寫道：「暮歸，鍾駿丞自杭至，與小談，旋同出，至浣花館飲酒，肴味至佳，醉還。」（頁 1036）。似乎平安無事，所以 2 月 4 日他就放心地喝更多了，日記寫道：「唐大圓來，久談，與共飲。午後，與四子挈酒腊出游湖上，道旁購得醴醪二器，遂至長洲。……。大醉，迫暝，以馬車返。」（頁 1039）。過沒幾天，身體就又發病了：

2 月 13 日（國曆 3 月 17 日）「本約婿、女出游，以病而止。中夜嗽血。」（頁 1041）

2 月 17 日（國曆 3 月 21 日）「嗽血大作，竟夜不安。」（頁 1042）

2 月 19 日（國曆 3 月 23 日）「晡仍覺胃痛，至夕亦然。」（頁 1043）

既已如此衰弱，本應斷然戒酒，不過，3 月 28 日，他又喝了。理由是：「夜飲酒以祛寒健腳。」（頁 1050）。其實，若是有意「祛寒健腳」，多做運動才是正途。從季剛先生好飲酒的現象來研判，當時的醫、藥科學都尚未十分發達，少有如今日驗血、驗尿、肝功能、心肺功能……等數據可供參考，也沒有醫生依據檢驗數據對患者提出禁酒的警告，一般民眾覺得當日無病，就真以為沒病。這大概是季剛先生時喝時戒的原因之一。

四、睡眠品質不理想

（一）睡眠不足的四大原因

從季剛先生的日記可以得知他常有睡眠品質不佳的問題。可區分為讀書、博奕、家室不寧、憂國憂民等四大原因。

1、讀書

- 「閱《瑜珈師地論》，訖卷九十八，已三時矣。」（頁 41）
- 「溫《易經》、佛學。三時眠。」（頁 42）
- 「為容兒講文字、聲韻。三時乃眠。臥閱《易》疏。」（頁 43）
- 「三時眠。被不能溫，臥閱《易》，達曉乃睡去。」（頁 44）
- 「復閱蘇詩卷八，列出十二篇名作。已三時，遂眠。」（頁 56）
- 「校《書·益稷》，刻箭又指寅初，燭盡目眇，時失句投，乃寢。」（頁 66）
- 「刻箭指寅初寢。閱《書》訖〈胤征〉。疾作。臥讀《攝大乘》訖。」（頁 106）
- 「與容兒談家事及誨以保身成人之道，至四時乃眠。」（頁 115）
- 「開筆點《史記》，凡三卷，夜向晨乃眠。」（頁 266）
- 「夜看李日記，四點睡。鈞稽「三慈」之義。」（頁 277）
- 「考據『堵雉』義。夜遲眠。」（頁 277）
- 「臥觀王氏日記第三訖。至寅初乃成寐。」（頁 279）
- 「不能寐，看錢振倫駢文，將曉，甫欲睡，為小子警寤。」（頁 905）

2、博奕

- 「薄暮挈田兒出遊，越高觀山。至若夔所小坐。……邀之來寓手談，遂達曉。向日殊無此事，後當戒之。」（頁 137）
- 「仍返文欽所，手談達曉，殊無謂也。」（頁 140）
- 「復獨詣文欽，約手談，自晡達曉，其亦疲矣。」（頁 145）

博奕久坐，血液循環不良，熬夜傷身，又加上互有輸贏，對血壓往往造成莫大影響。季剛知其弊害，但有時還是難以避免。

3、家室不寧

1926 年，季剛先生四十一歲，其長子念華考入北京大學。秋，季剛先生執教於北京師範大學。1927 年 7 月 18 日，長子念華以癆疾卒於北平德國醫院，葬於法源寺前街湖廣義園。季剛先生慟甚，九月，就東北大學之聘，思避地以殺其悲。同年 11 月 1 日（國曆 11 月 24 日），《黃侃日記》寫道：

下午閱書，不能精心，悲緒焚然，難以拋遣。子建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此言既爽；安仁云：「築歸來之悲臺，徒望思其何補。」深中我心矣。烏呼！烏呼！……。又失眠。（頁 273）

雖然沒有明說，而此種莫名的失眠，應與痛失愛子密切相關。又如 1928 年 9 月 24 日（國曆 11 月 5 日），「念惠殤，在世甫十四月又二旬。……乃父母殺之，非彼當死也。」（頁

378)。這件喪女之事，又使季剛先生悲痛莫名，日記說：「竟日憤亂」（頁 378），「夜孤坐惘惘」（頁 382），很長的一段日子，季剛先生幾乎只能藉酒澆愁，屢屢大醉，直到 10 月 24 日（國曆 12 月 5 日）日記：「出詣隨園，至惠兒冢上，墳已築成，裴回其旁，痛哭而反，擁被眠。」（頁 388），這件哀痛欲絕的事情才告一個段落。

另外，天氣炎熱也是難以入眠的一大原因，見於《黃侃日記》如：

「紛擾竟日，不得讀書，夜轉熱，不能寐，益以為苦。」（頁 646）

「勤子熱痲甚多，連夜呼啼不得眠。」（頁 802）

「晡後狂熱直至達曉，纖蘿不動，未能眠。」（頁 898）

「苦燥，又不能寐。」（頁 901）

「夜閉窗避雷，既而微雨，熱不寐。」（頁 1070）

至於家人欠安、小孩夜啼、打雷等，也是睡不安穩的原因。例如：

「（祥兒）夜發熱甚高。天曉乃減，一夜無好眠。」（頁 625）

「夜二傭皆去，七姊病甚，予徹夜不眠。」（頁 651）

「祥、儀詣南京醫院。夜呻吟，晝詬誶，予勞甚矣。」（頁 652）

「勤夜啼，使予通夕不眠，益以狗吠，尤擾人。」（頁 806）

「又雷，達曉乃眠。」（頁 902）

「寧兒夜啼，予為不安寢。」（頁 930）

「稚子夜啼，為之廢眠。」（頁 932）

「田子小疾發熱，為之竟日不怡。……夜寐不寧。」（頁 934）

4、憂國憂民

（詳下「六之（三）」，茲不贅。）

（二）失眠導致病苦

睡眠對於每個人都非常重要，長期失眠將造成免疫力降低，終致百病叢生。季剛先生已寫出因為失眠所導致的病苦：

「晚覺頭眩，蓋昨夕失眠之故。」（頁 39）

「閱《書》，訖〈臯陶謨〉。續錄《真實義品》一葉又三行。刻箭將及寅初矣，眠未熟，疾動。」（頁 64）

「三時眠，疾作。」（頁 125）

「在若夔處手談至夜中，謬。體中不適殊甚。」（頁 158）

「竟日不適，胸腹覺脹悶。寐不寧。」（頁 816）

1932 年 8 月 29 日（國曆 9 月 29 日），季剛先生由於前一晚發燒又咳嗽，強起，寫了〈不寐〉一詩。《日記》內容如下：

昨夕發熱咳嗽強起。……〈不寐〉：『羸軀秋半早驚寒，擁被無眠燭焰闌。近戶蛩聲悽自語，堆床蠹簡懶誰看。觀人已感榮枯迅，學道方知出處難。四海一身相繫屬，祇愁疲茶未能安。』」（頁 821）

睡不安穩、發燒、咳嗽、羸弱、疲憊，在此都併在一塊兒，這些問題原本就是息息相關，互為因果。

五、思緒敏銳易憤悶

《文心雕龍·物色》：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⁴⁸

大自然以及先人的奮鬥打拼，固然提供了萬般資源，供人們享用和欣賞，但凡人魯鈍，吸收較為有限，詩人天性敏銳，所獲獨多。同樣是出遊散步，從季剛先生寫在日記中的內容，就知道他感受比別人深，例如：

午後挈兒女（亦陶及念儀未往）呼車游莫愁湖，登勝棋樓，……坐掃葉樓，食素饌，淪麵可口，因與襲善痛飲至醉，忽憶美成「悄郊原帶郭」之詞，不禁悽惻久之。建康風物處處可以流連，況斜陽遠水，平楚蒼煙，高閣荒城，暮鐘古寺，觸目蕭瑟，應會適情，徘徊至暝，強就歸路，予懷所感深矣。（頁 601）

季剛先生有很高的敏銳度，在讀書方面，除了曾經讚歎劉申叔先生是：「劉先生之博，當世殆無其匹，其強記復過絕人。」⁴⁹之外，他也自豪地在《黃侃日記》中評述自己：「余觀書之捷，不讓先師劉君。」（頁 304）

如此敏銳，難怪每遇不如意事，或是因忙碌而耽誤讀書進度，他的內心往往比常人來得澎湃和激動，在日記中不乏實例：

「校《爾雅》，忽來一陰人，糾纏不休，遂誤升堂之事，可恨。」（頁 292）

「見《六曆通考》，因憶先師劉君《古曆管窺》寫定本昔存侃處，置一篋中，今經喪亂遷徙，竟不知置何所。侃之咎大矣，悵恨久之。」（頁 300）

「今日為先慈母田太夫人去世六周年忌日，音容日遠，痛哉！……午設祭於影前。治饌不度，可恨。」（頁 308）

「久廢常課，恨甚。自明日起宜復故。」（頁 336）

「燕侯甥來自九江，談竟日。此月十五日卞氏九姊葬，未能往送，甚悵恨也。二十二日為其再期，日月逾邁，遂將祥祭，痛哉！」（頁 402）

「今日讀誦甚少，可恨。」（頁 554）

「午後乃讀畢卷六，何其紛紜妨課也，可恨。」（頁 555）

「假日，終日有人來，不能讀書，甚苦。」（頁 822）

「竟日不得讀書，甚苦。」（頁 1082）

《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之者，殆而已矣。」季剛先生每以沒時間讀書，或讀書進度不如預期，就感到強烈的不安，真是何苦來哉，反正書是一輩子看不完的，放慢腳步又何妨！至於每逢幾位先人的生日或忌日，他都按三餐祭拜，往往悲慟自省，這樣的孝心，極為罕見，真是「大孝終身慕父母」的實踐者。此性格反映在一般事物上，也就近乎「多愁善感」或是「性情中人」了。1928年9月24日，他的次女念惠過世。之後，他常常觸景傷情，傷心不已。

1928年11月14日（國曆12月25日）：「暮見窮人賣子，其子甫數日，甚凍，以念惠遺衣施之，為之悲戚。」（頁 392）

1930年3月7日（國曆4月5日）：「挈石禪及田乘馬車出朝陽門，經孝陵，予惡觀新壟，乃改道西行。……將登鍾山，為貔貅所阻，興會大沮。」（頁 615）

1930年8月14日（國曆10月5日）：「殷生來午飯。食後，與韻和、孟倫、念田出游，本擬游古林，行經隨園省惠兒墓，愴然有感，遂罷游，匆匆覓車返。」（頁 656）

⁴⁸ 王更生《文心雕龍讀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下篇，頁 301。

⁴⁹ 黃焯《黃季剛先生年譜》，頁 1110。

行事細膩、思緒敏銳的人易致煩悶，季剛先生頗有「煩悶」的記載：

「頭痛，心煩，苦悶已臻極矣。人何為定有憂患耶？悲來無方，何以遣此日月耶？」（頁 129）

「人事拂心，竟日煩悶。」（頁 248）

「下晡煩惱，獨步出登豁蒙樓，臨風呖茗，念江文通云：「山川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目蕭條。」洵塙論也。」（頁 644）

「連日煩憤已極，寢不能寐。」（頁 753）

「看《傳燈錄》不契，心煩故也。」（頁 956）

「竟日心煩。」（頁 977）

其實，季剛先生曾針對自己憂心操勞的痛苦寫下改善的方法。1922 年 1 月 12 日（國曆 2 月 8 日）日記寫道：「十一時就榻，四時許乃成眠。萬慮縈紆，恍然有悟。東坡詩云：「我生百事常隨緣」，「隨緣」二字可以療褊急忿鬱之疾。佛說有八苦，皆宜以斯對治之矣。」（頁 107）。又在 1930 年 5 月 10 日，（國曆 6 月 6 日）寫道：「晚，傅醫來，予亦屬一診，立方未服。予之病乃憂惱所致，無憂則亦無病矣。以此悟《淨名》之微旨。」（頁 634）。所言無誤，但若要實際辦到，恐怕並非易事。持續的憂悶和傷身，既可能與他敏銳過人有關，所以應是季剛先生揮之不去的苦楚。

六、家國人事皆憂勞

季剛先生胸懷悲憫之心，例如 1928 年 11 月 14 日（國曆 12 月 25 日）日記：「暮見窮人賣子，其子甫數日，甚凍，以念惠遺衣施之，為之悲戚。」（頁 392）這是對於窮苦人家的悲憫，以實際行動救助她。正因為季剛先生是深具愛心的儒者，也是十分敏銳的詩人，所以日常所遇的大小事物，有不少令他憂心忡忡之處。

（一）操心家事

1927 年 7 月 18 日，長子念華卒於北平。1928 年 4 月 13 日（國曆 5 月 31 日），季剛先生續校《爾雅》，日記寫道：

（1927 年丁卯）七月初，校至〈釋鳥〉「鴛鴦母」句。而念華病，病十三日而殤。慟痛于心，廢書數月。後雖翻群書，不欲翻《爾雅》。今年來上元，當以故訓告諸生，不得不翻《爾雅》，至此本則竟未展視也。今以借書淹久，恐來責取，則前功盡棄，故強逐錄之。執管之際，輒覺有所感。甚矣，哀之難忘也。頁 288。

1928 年 9 月 24 日，念惠殤。連續兩年之中，失去摯愛的一男一女，對季剛先生而言，這是何其沈痛的打擊；因此難免出現較多縱酒傷身的場合。

家中經濟不寬裕，應該也是季剛先生憂心的大事。並非收入太少，而是買書花錢太多，日常費用也過於大方。家事通常都請傭人來打理，也必須支付他們薪水；留客進食更不在話下。1928 年 4 月 10 日（國曆 5 月 28 日），《黃侃日記》：「以薪樵事與家人誼誼。吾家人皆出身貧窶，而用錢皆模擬富人，蓋寄生已久，但覺滿地錢流，用之不竭也。」

（頁 285），錢是人賺的，努力打拼就會有錢；這話沒錯，但量入為出倒也必須講究，才能讓心情愉快，壓力減輕。若是家有餘錢還好，季剛竟然曾在經濟上走到谷底，下列 1930 年發生的幾則記載，頗耐人尋味：

7 月 15 日（國曆 9 月 7 日）：「資用匱絕，不名一錢。」（頁 651）

7月16日（國曆9月8日）：「得富晉信，索款。」（頁651）

8月2日（國曆9月23日）：「午與數同事飯于民生館，我為東，欠帳。竟日未讀書。」（頁654）

8月7日（國曆9月28日）：「與富晉書，求書九種。」（頁655）

8月16日（國曆10月7日）：「小石以書淫諷予，予以為視傾身障簾，求田問舍者猶為愈也。」（頁657）

錢花完了，書商來信催討著。這時面對客人，不得已還要賒錢請客。他並沒有因此停買書本，而是繼續訂購新書，這實在令人覺得匪夷所思。

（二）身體欠安

季剛先生的身體不算強健，日記中不乏病苦的記載，以下所錄，前面是1928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事。後二條分別是1930年，5月和7月的事。

11月22日（國曆1月2日）：「始見痰中有血縷。」（頁394）

11月24日（國曆1月4日）：「晨未詣金陵，詣中央，亦未畢講，以晨嗽血，意甚煩懣也。」（頁394）

11月25日（國曆1月5日）：「晨又見嗽血，意緒紛如。」（頁394）

11月26日（國曆1月6日）：「昨夕吃睡時胸膈忽痛，不能俯仰，今晨小差。」（頁395）

12月2日（國曆1月12日）：「今日甚疲頓，以嗽甚也。」（頁398）

12月5日（國曆1月15日）：「晨正擬詣金陵大學，忽嗽血甚多，唾中皆有之，遂遲赴。……今日疲極，手足端時時感痺，又畏寒，胸膈不適。」（頁400）

5月11日（國曆6月7日）：「夜胸膈漲滿，欲吐不得，甚委頓。陳仲子來，未起晤。」（頁634）

7月25日（國曆9月17日）：「強登堂，兩校共講五小時，疲極，歸即臥。何奎垣友為之餞行，見招，不能往。徹夜肺痛。」（頁652）

諸如此類，屬於胸腔的問題，折磨他的身心，妨礙教學，也讓他停止社交活動，怎能不心懷憂傷？到了五十歲那年，健康狀況日漸不良，更不在話下。

（三）憂心國事

季剛先生早年曾遠赴日本，志在推翻滿清政府，拯救中國。民國既已成立，國內混亂頻傳，軍閥各擁勢力，民不聊生。1922年9月10日（國曆10月29日），季剛先生憂心國事，日記有〈傷亂〉一詩，：

天下一動不再寧，投骨在地豈免爭。竊號自誤百許輩，各以性命拼輸贏。深山群盜未可賤，手無槍礮難專城。頗怪良民偏耐死，平原不改田禾青。田禾青，飯盃少，五穀難教天下飽。舉國皇皇皆乞兒，不獨溝渠多餓叟。與其餓死毋寧爭，或以智計或以兵。一旗才建萬眾至，彼是相詈皆有名。愈飢愈亂亂無已，會見神州作蒿里。康樂和親何處民，吹脣矚目天驕子。迂士猶持一卷書，忘飢日日注蟲魚。頓斯文字猶難保，問爾持書何所好？（頁256）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內面臨更嚴峻的軍閥割據的情勢，日本趁機在華滋事，到處侵擾。這是季剛先生另一階段的為國憂憤時期。1928年3月，季剛先生憤日軍阻止我軍北進，干預遼蒙用兵，且強據濟南，並懸倭旗，因作〈勉國人歌〉一首。⁵⁰之後，季剛先生隨時記錄日本侵華事件，內心悲憤不已。錄之如下：

1928年11月20日（國曆12月31日）：「沈昌佑來，述今年濟南倭人猖獗事，令人憤惋。」（頁393）

1931年8月9日（國曆9月20日）：「聞十八夕十九晨遼東倭警，眦裂血沸，悲憤難宣。」（頁723）

1931年8月10日（國曆9月21日）：「天津、青島又淪，當食，悲痛而罷。」（頁723）

1931年11月23日（國曆12月31日）：「錦州又退。」（頁748）

1931年11月24日（國曆1932年1月1日）：作〈歲暮書感〉二首。（頁748）

殺節凋年慘慘過，唯將涕淚對關河。滄溟鼇抃移山疾，武庫飛魚棄甲多。一國盡狂應及我，群兒相貴且由他。賢愚此日同蒿里，只恐無人作挽歌。

孤張孤說事何如？載鬼仍當滿一車。北斗挹漿空有象，東郊種樹尚存書。失巢佇弔依林燕，聚糝先憐在沼魚。⁵¹病肺愁時逢止酒，那能因夢到華胥。

1932年4月9日（國曆5月14日）：「報載臨渝又有事，狡寇馮陵，何時已乎？」（頁784）

1932年4月16日（國曆5月21日）：「報傳津浦路有兵事，令心煩。」（頁786）

1932年8月1日（國曆9月1日）：「晨報言上海又不安，意甚憂之。」（頁815）

1932年12月10日（國曆1933年1月5日）：「《中央日報》載山海關三號晚七時失守。……鼎臣來，與之縱言時事，亦惟扼腕而已。夜嗽甚，檢遺山詩閱之，振觸悲懷，久不成寐。」（頁843）

1932年12月12日（國曆1933年1月7日）：「諸生紛紛來送束脩，當還之。時事如此，亦無心論學矣。」（頁843）

1932年12月13日（國曆1933年1月8日）：「還諸生昨送束脩。」（頁843）

1932年12月19日（國曆1933年1月14日）：有詩一首：〈不得平州消息〉：

平灤猶力戰，邊報恐非真。雪已寒南國，天應閔北人。窮山號凍雀，曠野走驚麇。諸夏方顛蹙，征夫倍苦辛。（頁845）

1933年2月10日（國曆3月5日）：「報載，湯玉麟承德昨日失守。早知有此，其奈言之不從？竟日憂憤。」（頁859）

1933年4月6日（國曆4月30日）：「汪兆銘近有〈老語〉一篇登諸報，其警句云：『因為不能戰，所以抵抗；因為不能和，所以交涉。政府不是不戰不和，而是抵抗與交涉並行。』應詰之曰：『抵抗即難成交涉，交涉又何須抵抗？真抵抗即是戰，真交涉即是和。政府欲避不戰不和之名，而為且戰且和之計；外不能欺強虜也，所欺未知為誰？』有前死一尺，無退後一寸，願以告言抵抗者。『命之罔極，亦云亡矣』，願以告言交涉者。」（頁877）

1933年4月28日（國曆5月22日）：「暮聞張生說求和事，為之悲憤。悠悠蒼天，此何

⁵⁰ 黃焯《黃季剛先生年譜》，頁1131。

⁵¹ 季剛自注：「遼民頗感煦煦之仁，愚矣。」

人哉！……想倭奴此際，舉國上下，不知何等歡欣。真令人羨煞也，寧不痛乎？ 一夜無眠亂愁攪。」（頁 882）

1933 年 4 月 29 日（國曆 5 月 23 日）：「詩一首：〈讀史至靖康之事，感而有作〉。竟夕失眠。」（頁 882）

天心人意兩茫茫，時事何期似靖康？城閉言開終不聽，師全地喪倍堪傷。乞靈六甲皆兒戲，賣國山川足貨郎。猶幸東南能退保，主和無用責汪黃⁵²？

1933 年 5 月 1 日（國曆 5 月 24 日）：「和局（昨日）竟定矣，哀哉！……日既不讀書，舉止荒忽。當思自遣，不然當發狂癡矣！」（頁 883）

1934 年 2 月 20 日（國曆 4 月 3 日）：「午後出游，由太平門詣孝陵。道旁桃李皆放，陵門內，佐久良花盛開⁵³，頗可觀弄，惜終是蠻花耳。」（頁 958）

1934 年 7 月 2 日（國曆 8 月 11 日）：「田購張壁地圖：一、〈中華形勢講授圖〉，甚大，宜張東壁。一、〈中華國恥圖〉，藏之三層樓上。」（頁 992）

1935 年 5 月 4 日（國曆 6 月 4 日）：「聞倭奴又侮張于冀方，不勝感憤。」（頁 1059）

1935 年 5 月 13 日（國曆 6 月 13 日）：「聞東倭又有新要求，浸淫疽食，非囊括九州不止。群小保官位權勢者亦未必能終保也。哀哉！」（頁 1062）

季剛先生因為愛國至切，所以悲憤特深，想必傷害身心、枯槁憔悴也因此更加明顯。

七、運動養生未落實

養生之術自古有之，包括強健身心和延年益壽的學問。那些寶貴的古代祖先們的智慧結晶，似乎季剛先生多未獲取，即使有，也只是局部，且未認真操練。

1933 年 10 月 17 日（國曆 12 月 4 日），日記云：「腹痛就醫，云係胃腸運動不良。」（頁 926），這是運動量不足所引發，也大概是文人的通病吧。若要講究健康長壽，季剛先生的說法似乎太偏重「心靈調適」與「道德修養」。例如：

「清心、寡慾、崇儉，皆為致壽之原。（宋程元岳之言）。」（頁 924）

「枕上思養生法八字，曰：閑（不可生事）、靜（力避喧擾）、和（心無忿怒）、適（衣食調節）、整（室器有秩）、潔（按時掃灑）、謹（言行無患）、儉（不輕應酬），持之以恆。」（頁 988）

這樣只能成為人格崇高、修養很好的人，不見得與健康長壽密切相關。零星地可以看到《黃侃日記》裡有些養生的記載，例如：

1924 年 12 月 26 日（國曆 1925 年 1 月 20 日）：「體平，夜覺不適。靜臥導引，遂平復。」（頁 263）

1928 年 4 月 6 日（國曆 5 月 24 日）：「卯初起，行庭院，呼吸沆瀣，滄朝霞，養生之要也。後此決以亥眠，遲不過子。」（頁 283）

這終於談到「導引」了，但未知與古代養生專家勤練的導引之術相距若何？《莊子·刻意篇》：「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

⁵² 季剛自注：「汪、黃二姓長結雷、陳，亦可訝也。」

⁵³ 佐久良是さくらの音譯，即櫻花。

壽考者之所好也。」漢朝華佗曾發明五禽戲，清初也已風行太極拳等養生之術。這些都必須長期修練，並非偶一為之即可。諷刺的是，上述 1928 年 4 月 6 日，季剛先生信誓旦旦地說從此要早睡早起，可是當天就無法辦到，當天他是幾點就寢呢？日記寫道：「丑初乃眠，猶看王（閻運）日記四冊竟，乃成寐。」（頁 284）。

季剛不是常常擇期出遊嗎？那不算運動嗎？嚴格說來，運動效果有限。因為他是詩人，出遊的重點是：看風景、享受愉悅、追尋靈感、品茗、享用美食、寫詩。和今人強調運動的重點是促進血液循環、增加肺活量、流汗排毒、強化筋骨、鍛練肌肉等不同。試以 1935 年 1 月 28 日（國曆 3 月 3 日）為例：

晡挈四子出游，過鼎丞門，入視，久談。偕訪孟石不值，詣範亭，邀之往聚慶小飲，以汽車返。（頁 1038）

下午帶四個小孩出遊，經過鼎丞家，進門久談。一起拜訪孟石，沒遇上，於是到範亭那兒，約他到聚慶樓喝點酒，然後搭車返家。這是所謂「出遊」的一種方式，運動效果實在有限，更遑論要藉以強健體魄和延年益壽了。

八、祭祀卜命不輕忽

（一）按時祭祀極虔敬

季剛先生對於先人的祭祀從不馬虎，而且可謂慎重之至。他的父親黃雲鵠（翔雲）先生，生日是 12 月 1 日，忌日是 8 月 19 日。季剛的生母周太夫人享年四十五歲，生日是 4 月 12 日，忌日是 6 月 16 日。辛勤養育季剛的慈母田太夫人，享年八十六歲，生日是 4 月 13 日，忌日是 5 月 8 日。每年遇到以上這些日子，季剛先生早晚都設供祭拜，表達深切的哀傷。祭祀之後，往往會邀請友朋前來「餞祭之餘」，也稱「聚餞」。茲舉四例，以見季剛先生祭祀先人的情況：

1、1928 年 4 月 12 日（5 月 30 日），季剛先生祭其生母，日記寫道：

是日為先生妣周太夫人六十五冥壽，違離廿年矣，傷哉！久不沐酒，以當祭，早起濯足揃爪，出髡髮便歸，令人滌香爐燭臺，治祭品。……⁵⁴正午設供，叩拜尊靈，與妻子饌。……逮暮，復上食。（頁 287）

2、1928 年 4 月 13 日（5 月 31 日），季剛先生祭其慈母，日記寫道：

是日為先慈妣田太夫人九十二冥壽，違離六年矣，戀慕曷極！……正午，設薦尊靈前。……晚，上食於尊像前。留陸生餞。（頁 287）

3、1928 年 8 月 19 日（10 月 2 日），祭其亡父，日記寫道：

先府君諱日。府君以戊戌此日棄養，遂經一世矣。孤子不孝，不能撐持門戶，播越它鄉，治學無成，立身多咎，未克貽先人以令名。年既四十有三，細省所行，實孤恩德。又先籍雖早經鏤刻，而晚年之作，散失殊多，久思搜集，重編重刻，亦緣謀生計迫，絕少暇景，因循至今，罪戾尤大。瞻仰遺像，悲慟盈懷。（頁 362）

4、1934 年 8 月 19 日（9 月 27 日），祭其亡父，日記寫道：

先考府君棄世三十七忌日，午晚設奠，午與焯餞，晚與潘婿餞。（頁 1005）

季剛先生於 1903 年（時年十八），與前妻王采蘅（靈芳）結婚。1916 年（時年三十一），王夫人辭世。王夫人的生日是 11 月 7 日，忌日是 5 月 28 日。此外，12 月 29 日是季剛先生長子念華的生日，7 月 18 日是念華的歿日。9 月 24 日，是次女念惠的殤日，每

⁵⁴ 此刪節號為日記中按當日時間先後穿插生活上的其它內容，下同。

逢以上這些日子，季剛先生也大都不忘寫下設供祭拜的記錄。甚至 1933 年 5 月 27 日，《黃侃日記》寫道：「先叔兄少芸先生忌日，先生以己亥歲卒。」（頁 888），將 1899 年（己亥）三兄去世的日子在 34 年後寫入日記。

自從 1922 年 8 月 27 日，《黃侃日記》寫道：「近世以是日為先師生日。」（頁 232）。之後，幾乎每年的日記在這一天都會提到至聖先師。例如 1934 年 8 月 27 日（國曆 10 月 5 日）的日記寫道：「至聖生日，陳經肅拜。」（頁 1006）。

由以上資料，即可得知季剛先生一向虔誠奉祀神鬼，絲毫不苟的態度實屬罕見。這屬於宗教信仰的範疇，可藉以推測季剛先生對鬼神、命運的話題十分關心和在意。

（二）命運之說不輕忽

季剛先生信仰傳統沿襲已久的宗教，亦即佛、道融合的宗教。他關心命運，日記中頗有佛、道宗教取向的相關記載。

佛教的部分，例如《黃侃日記》頁 42、頁 62，季剛先生曾寫下有關佛學、佛書的長篇論述，此外，例如：

「夜，潘生來談，與之言佛學。」（頁 544）

「夜讀《楞嚴》。」（頁 599）

「與石禪夜讀《淨名經》，甚快。」（頁 627）

「夜與潘生誦《大乘起信論》。」（頁 708）

「夜誦《華嚴》。」（頁 717）

道教的部分，例如：

「購《淵海子平》二冊。又宋柴望，字仲山，江山人，《丙丁龜鑑》二卷言，丙午、丁未二年皆有災咎，引史事證之。此於陽九百六外別創一說，然據其所臚列者，則似有合也。（常語云「紅羊劫運」，蓋本於此說。）」（頁 129）

「令談命者推容、華、田三兒四柱。又耀先四柱。」（頁 142）

「致九姊書，言改卜母親葬期之故，蓋由術家不慎，誤用母歿之年為生年，據以推算，避忌都非。」（頁 257）

「詣掃葉樓久坐浚南為余推星命，殊有精理。」（頁 290）

「午前十一點八分，亦陶舉一女，大小平安，予心慰甚，此女生日先予一日，亦可謂與吾同物也。九姊字靜儀，行為女師，冀此女能效法，爰名之曰念儀。四柱：己巳、戊辰、壬午、丙午。」（頁 523）

「晨八時許，亦陶言延產醫黃慕慈，尋至，十一時三刻許，舉一男，甚壯大，啼聲鴻偉，命名曰念勤，小字兩生。為念勤排命盤。」（頁 702）

「亦陶食肴數品，起言將產，忽延黃慕慈至，三時十五分舉一男，大小平安，嬰兒甚強，實次第八，名曰念平，字召公，一字繩祖。四柱如下：甲戌、丁丑、庚戌、甲申。」（頁 1032）

從以上實例，足以認定季剛先生在意神鬼命運之說，但他偶爾也有寧可不信的情況。如 1933 年閏 5 月 29 日（國曆 7 月 21 日），《黃侃日記》寫道：

夢九晨來謝唁，并持旭初書云，昨過寧，即北上，趨往視袁甫大殮（廿二號）也。……夢九言袁甫多忌，今歲元旦翻書，開卷即見死虎壘地名，袁甫以戊寅生⁵⁵，意甚惡之。其年廿一歲時，嘗得危疾，恍惚夢人告以算未盡，尚有三紀，毋憂也。又嘗

⁵⁵ 因為虎年就是寅年。

自推星命，云有三子送終。袁甫有五子，皆求學四方，年來未嘗畢聚，其第四子居瑞士甚久，忽爾思歸，暑中適有三子侍旁，意尤惡之。重訂《法言疏證》，於七月二日寫成，三日即病，告人曰：「吾書已成，死無恨矣。」……遂以十八日加卯，卒於協和醫院。予疑袁甫究誤於醫，其種種預徵，未可信也。（頁 895）

對於人生的實際遭遇，季剛先生有時卻以「用科學、反迷信」的態度論斷事情。畢竟這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問題。

九、太炎師賀禮——恩何其重，痛莫如深

（一）尊師重道最認真

民國成立之前，季剛先生就在日本拜太炎先生為師，這幾乎是國學界盡知的佳話。季剛先生對於太炎先生一向禮貌周到，也備受愛護和關照。在《黃侃日記》中，有許多兩人互動的記錄，舉數例如下：

「得師十二日賜書，為侃改定〈悼俗賦〉二語，又說：「扇水都尉」及「負子」二事，甚欣喜。」（頁 299）

「侃著《游廬山詩》一本，蒙師作序，凡數百言，鷹若以楷書錄之卷首。」（頁 341）

「得師賜楹帖，云：「側身天地，金陵不懷古。回首風塵，江南可采蓮。」上聯以侃有擬傅山體作〈金陵不懷古〉一首，下聯不知其何說也。」（頁 404）

「上太炎師書，談〈高宗彤日〉『祀無豐於昵』，敦煌本、日寫本『豐』作『豐』，可見此字雖偽孔亦作『豐』而讀為『禮』也。」（頁 407）

「得師章君（太炎）二十四日賜書，論《易》大衍之數，可謂神解。」（頁 512）

「奉到先生書⁵⁶，謂改作〈後序〉，辭義允愜，不須修改一字。又論及劉君《左氏》之學，其言甚長。」（頁 682）

「令襲善鈔《太公家教》呈師閱。」（頁 709）

「上先生書，并寄《三體石經考》、《太公家教》。」（頁 709）

「奉到師手示并賜〈量守廬記〉一首，真可慶悅，鳧藻踊躍，喜不自勝。」（頁 998）

「上先生書，謝撰〈量守廬記〉。」（頁 1000）

「恭懸府君〈冬游圖詩〉、葑漢師〈量守廬記〉于靜室。」（頁 1001）

（二）五十歲賀禮

國學界皆知太炎先生送了一幅對聯給季剛先生，作為五十生日的賀禮，內容是：「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裁好著書。」在《黃侃日記》中卻隻字未提，而是黃焯先生在《黃季剛先生年譜》中提到這件事，並且說：「先生見有絕命字，殊不憚。」⁵⁷

1935 年 2 月 24 日（國曆 3 月 28 日），鼎丞前往拜訪季剛，說太炎先生生病，黨中託他致送慰問金，於是約定季剛先生同行。25 日，《黃侃日記》寫道：「四時後，挈田、祥、慈三子，偕鼎丞（又其一戚）赴蘇，九時餘到，寓閭門惠中旅館：癸亥歲舊寓也。即入

⁵⁶ 「奉到先生書」疑為「奉葑先生書」之誤，因為「葑漢」就是太炎先生的外號。且《黃侃日記》頁 694：「徧索篋中，果得師《葑漢昌言》手稿，亟書告鷹若。」又頁 1001：「恭懸府君《冬游圖詩》、葑漢師〈量守廬記〉于靜室。」

⁵⁷ 黃焯《黃季剛先生年譜》，頁 1150。

城視太炎師，乃無病稱病耳。」(頁1044)。26日上午，代為呈上慰問金。28日返家，《日記》寫道：「晨游虎丘，午食旭處。匆匆赴車站，幸得附車。七時餘抵下關，與鼎翁分道歸。聞伯平遠來祝予生日，立邀之至，與之談至深夜。檢各處送來祝禮。」(頁1044)。28日夜晚返家後，應是十分忙碌的，因為收到不少各方送來的禮物，29日就是季剛先生的五十生日。由此可以推斷，「韋編三絕」的賀禮應是25至28日這趟拜訪太炎先生的行程中所收到的。

2月29日(國曆4月2日)這天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予五十生日禮，先受妻孥賀。午飯席三，來客有公鐸、伯平、離明、韻和、虞卿、駿丞、孟倫及張君宜，及趙、張、施、向、尚諸子，又石禪、景伊、子璞、焯。照相。朱心佛來，送齊白石(璜)所畫〈量守廬圖〉，此最佳禮品也。夜約虞卿、伯平、心佛諸人來食，無肴，可笑。(頁1045)

「量守廬」是季剛先生的室名，生日這天，季剛先生所強調的最佳禮品是朱心佛所送齊白石所畫的〈量守廬圖〉，那麼，太炎先生前幾天所送的「韋編三絕」對聯呢？去年7月25日，季剛先生收到太炎師所賜的〈量守廬記〉時，《日記》不是說：「真可慶悅，鳬藻踊躍，喜不自勝」嗎？(頁998)。7月30日還特地「以師書并函并〈量守廬記〉，付田持往裱肆裝成橫披，更安玻璃框；又以師書『寄勤閒室』四字并旭初跋語安玻璃框。」(頁1000)。8月3日《日記》寫道：「恭懸府君〈冬游圖詩〉、薊漢師〈量守廬記〉于靜室。」(頁1001)。總之，凡是與太炎先生有關的，生日這一天他隻字不提。

慶生會之後的日子裡，季剛先生帶家人外食或出遊的次數不比以往少，感覺家人生活頗為活絡。8月19日(國曆9月16日)《黃侃日記》：「府君諱日，朝夕上食。(午有楚珩、襲善、大女及焯來祭，共餞。)」有〈告饋文〉一則。」(頁1086)：

〈告饋文〉(以後，府君及慈妣、生妣諱辰即用此文，惟生日改為生辰)

孤子侃敢告府君尊靈：歲月逾邁，報德未能，茲值諱辰，虔薦朝夕食，久違祠墓，彌切悲懷，伏維尊靈，遙賜歆格。敢告。

過去每年針對不同的先人舉行祭祀的儀式中，季剛先生的祭告文或長或短，隨意發揮，今年寫成固定格式，並決定將來都照此辦理，只要把人物稱謂、忌日或生日改一下即可。這是可以傳給子孫長久使用的範本。

9月2日起，接連三天，《黃侃日記》寫姪兒黃焯持算命書來：

9月2日(國曆9月29日)：「焯持來《三命會通》。」(頁1090)

9月3日(國曆9月30日)：「竟日推星命，甚無謂。」(頁1090)

9月4日(國曆10月1日)：「焯又持來新買《三命會通》八冊，易其所批者去。

與之久談命理，遂共午飯。」(頁1090)

在這貼心的舉動中，透露些微的不安感，黃焯先生也許覺得情況惡化⁵⁸，又想要做一點扭轉或改變，就像《莊子·達生》的皇子告敖一般：

桓公田于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蜺蜚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峩，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粲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

⁵⁸ 黃焯《黃季剛先生年譜》：「先生自入春以來，食少而面色黯然」，頁1153。

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⁵⁹

9月7日（國曆10月4日），《黃侃日記》：「恭書先人行主及四世字諱、諸兄妹名諱，張于小屏風上，安奉影堂中，祔以亡妻亡兒。」（頁1091）古代中國人非常講究名諱，例如王昭君因避西晉司馬昭之諱，而被改稱明君。一般家庭為小孩取名字，很忌諱取用和祖先名字相同的字，以免不敬。季剛這天將四世先人的字諱恭書一遍，張貼出來，以便子孫觀覽和參考。

9月8日，季剛先生「晨起腹不適」。次日，「晨起，坐籬間覓句，伯亨來，與久談。有詩一首，〈乙亥九日〉。」（頁1091）

秋氣侵懷正鬱陶，茲辰倍欲卻登高。應將叢菊霑雙淚，漫藉清尊慰二毛。青冢霜寒驅旅雁，蓬山風急扑靈輦。神方不救群生厄，獨佩茱囊未足豪。

《黃侃日記》此詩下有附語：「抄本此詩下有黃燿先先生附載章太炎先生評語云：『此季剛絕筆詩也。意氣未衰而詩句已成預兆，曾不知其所以至此。章炳麟。』」

9月9日寫了〈乙亥九日〉一詩，下午眾人出遊散步，《日記》寫道：「午後與子女甥婿等散步至雞鳴寺，腹不適，亟返。臥暮強起持螯、飲葡萄酒，已敗，中夜遂大困，膈滿腹脹，氣喘心搖，冷汗蒙頭而下。急呼婦至，又聞惡言，益懊惱，至天曉不得眠。」（頁1092）。9月10日丙辰所寫幾句，是《日記》的最後聲音：「晨起。吐瀉皆作黑色涎塊，乃昨遇毒也。困甚。家人喧詬，更煩人心。」（頁1092）

黃焯《黃季剛先生年譜》有後續的說明：「次晨，汪旭初丈邀中央大學醫學院戚院長來治，旋又延一德醫至，治皆無效。比日加申，忽汗出微喘，……竟爾長逝。」⁶⁰ 因此，季剛先生之去世為1935年9月14日（國曆10月11日）。

太炎先生的賀聯果真發揮了某種作用？很難說沒有，但那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結 論

季剛先生認真的過每一天，日記中詳細地記載其生活作息和心中的想法。讀者因此不難從日記中推測其健康情況。可總結為幾項：

- 一、知名度高，應酬太多
- 二、用功過度，習慣久坐
- 三、抽煙飲酒，不知節制
- 四、睡眠不佳，免疫力弱
- 五、思緒敏銳，易致憤悶
- 六、家事國事，遭逢不順
- 七、專心筆墨，缺乏運動
- 八、敬神信命，心憂讖語
- 九、太炎賀聯，壓駝稻草

文壇總是會有許多話題，這件事倒是頗為轟動的話題。但季剛先生的健康不佳，其實是多種原因、長期積累以成疾，絕非單憑太炎先生一幅對聯就能起到那麼可怕的後果。這是本文所要釐清的問題所在。

⁵⁹ 黃錦鉉《新譯莊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83年），頁221。

⁶⁰ 見《黃侃日記》之附錄，頁1152。